四庫全書

史部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八

宋　彭百川　撰

用度損益 錢幣茶酒用附

太祖

乾德三年春三月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多以賦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强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補大吏臨之

輸額之外輒入已或私名曰奉貢用冀恩賞太祖即位猶循前制牧守來朝皆有貢奉及趙普為相勸上革去其獘是月申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以助軍費送都下勿得占留去年已有此詔故云申命時方鎮闕帥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又置轉運使通判條禁文簿漸為精密由是利歸公上而外權削矣國初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羨上顧左右曰軍旅之事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乃於講武殿後别為内庫以

貯金帛號曰封樁庫凡歲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命禮部員外郎賈黃中左補闕程能左贊善大夫馮瓚分掌左藏三庫先是貨泉與金帛通掌歲久儲蓄盈羨如命分之上初即位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可過用於是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樁庫屬焉改封樁庫為景福庫初

太祖別置封樁庫常密謂近臣曰石晉苟利於己割幽薊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於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即當盡此金帛充其贖直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爾會晏駕不果四年二月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倘規致于羨餘必深務於掊克苟非倍納民租私減軍食亦何以致之宜追復其事勿復須行除官所定耗外嚴加止絶八年十二月直史館田錫上

疏言筦榷貨財網利太密酒麯之利但要增盈商稅之利但求出剩然國家軍兵數廣支用處多課利不得不如此徵收筦榷不得不如此較窮盡取財之利莫甚于茲開寶元年十一月詔諸州通判糧官至任並須躬自檢閲賬籍官物不得但憑主吏管認文狀主庫吏每二年一易從淮南轉運使蘇曉之請也三年冬十月上覽桂陽監歲入白金數謂宰相曰山澤之利雖多煩聞採納不易十一月乙巳詔減舊額三分之一以寛民力

端拱元年十二月直史館羅處約上疏曰臣累日以来趨朝之暇或於卿士之内預聞時政之言皆曰聖上以三司之中邦計所屬簿書既廣綱條實煩將革未善之規冀計酌中之道切聞省中上言欲置十二員判官兼領其職責各司其局允協厥中臣伏以三司之制非古也盖唐朝中葉之後兵寇相仍河朔不王軍旅未弭以賦調筦榷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然國用所須朝廷急務使僚吏之屬倚注尤深或重其任以處

之優其祿以委之黽勉從事者姑務其因循盡瘁事國者或至於睚眦因循則無補於國睚眦則不叶於時或淺近之人用指瑕為心計深識之士以多可為身謀蠹蔽相沿為日久矣今若十二員判官之說亦從權救獘之一端也然而聖朝之政臻乎治平當效稽古之規以為垂世之法以臣管窺莫若復尚書省故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今三司錢物粟帛筦榷度支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

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今則倉部金部安能知儲廪帑藏之盈虚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逺近有名無實積習生弊况此復都省之事下臣猶能僉知其可復况陛下聰明信智乎今三司勾院即尚書省此部元為勾覆之司知内外經費陛下若欲復之則制度盡在迨及九等三監多為冗長之司雖有其官不復其職伏望陛下當治平之日建垂久之規不煩更差使臣别置公署如此則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省其冗員則息其經

費二年九月自河北用兵切於饋餉始令商人輸芻糧
塞下酌地之遠近而優為其直執文券至京師償以緡
錢或移文江淮給茶鹽謂之折中有言商人所輸多獘
濫者因罷之歲損國用殆百萬計冬十月癸酉復令折
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而請茶鹽於江淅
淳化二年秋七月己亥上謂三司使李惟清等曰夫貨
財所以濟用度或取之不以其道違朕惠養庶民之意
豈能召和氣乎當共務均節無致厚斂見聖政門三年十

二月分左藏庫為左右藏各二庫右藏受之左藏給之俟右藏既盈即復以給曰錢曰金銀曰疋帛凡六庫更為給受明年仍廢右藏分為四庫曰錢曰金銀曰絲綿曰生色疋帛雜色疋帛四年春二月朝廷自克平諸國財力雄富然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於三司故費浸多上孜孜庶務或親裁處必以愛民惜費為本

真宗

至道元年名三司孔目官李溥等條上三司利害七十一事中書參攷其四十四事可令遂著于籍其十九事令陳恕等議定而後行之癸亥上語及三司因謂侍臣曰朕豈不知以崇高自任耶但為救世養民所以錢穀細務亦自用心區分朕若不用心則事如何整頓也

至道三年是歲收穀二千一百七十一萬七十餘碩錢四百六十五萬餘貫

咸平元年十一月上初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

鹽鐵使陳恕久而不進上命輔臣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故不敢進也上聞而善之（見真宗聖政門）四年二月甲子三司都催欠司引對逋負官物人上親辨問凡七日釋二千六百餘人蠲所負官物二百六十餘萬已經督納而非禮者以內庫錢還之身歿者給其家五年二月癸酉詔比司帑庫者多收羨餘以為課積蓋出納之際有所重輕此可責而不可奬也宜令有司嚴加戒飭無使復然九月庚戌鹽鐵使王嗣

宗曰常蒙陛下宣諭朕不合管錢穀細務然所憂者為天下生民耳方今國家經費甚煩賦入漸少雖陛下勤儉之德冠於先古其如冗食尚多耗蠹猶廣更宜庶事減節不然則用度不足復重擾於民耳上曰朕所憂者正此耳六年六月先是三司各置使局不相總統彼此自求允濟以促辦為務至於出納移用均會有無則專吝封執動相違失或交摭利病以邀功希進譁者且聞於上頗煩親決文符互出莫知適從丁亥始并鹽鐵度

支之部為一使復置鹽鐵户部度支副使非奏事即有所更張則止署按檢餘皆本部副使判官主之三司副使自是始預内朝據林特傳附見以吏部侍郎陳恕為尚書左丞知開封府恕在三司前後踰十數年究其利病條例多所改創其徙他官也常薦寇凖可用及凖至三司即檢其前後新改創事類為方冊其曉諭榜帖即以新板别書齋詣恕第請署恕一一為署之不復辭凖拜謝去故三司多循恕舊貫自此始也

景德二年五月己巳時承平日久掌財賦者法禁愈密悉籠取遺利凡較課以租額前界處年增之榷務連歲有羨餘三司即取多收為額以上不俟朝旨或致棓克癸酉詔增額或奏裁四年八月己酉三司鹽鐵副使林特劉承珪李溥等以議茶法歲課增溢遷官先是有司上歲課元年用舊法得五百六十九萬貫二千用新法得四百一十萬貫二年得二百八十五萬貫特等言所增益官本少而有利乃實也所虧虛錢耳於是特等皆

遷秩仍下詔三司行新法毋得輙有改更冬十月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賑給慶賜賞賚有司計度支所闕者必稽其數以貸於内藏俟課賦有餘即償之淳化後天下歲貸有至三百萬者屢歲不能償則除其籍於是上命陳彭年撰内藏庫記述其事出以示王旦等曰此庫止為計司備經費耳計司有闕必取於民苟非節用何以獲濟

大中祥符元年李士衡以本路錢助祀事見天書門

年春正月己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諸軍歲給帛七十萬當春時民多匱乏常假貸於豪右方納稅租又償逋欠以故工機之利愈薄請官預給帛錢俾及期輒送民既獲利官亦足用詔從之仍令優與其直其後遂推其法於天下七月甲寅上閱元和國計簿三司使丁謂進曰今府庫充牣倉庫盈衍上曰民俗康阜誠賴天地祖宗降祥而國儲有備亦自計司宣力也四年九月丙子三司鹽鐵副使林特上祀汾陰慶賜例冊上因謂

宰相曰外道所給比往年南郊乃多十餘萬盖募兵太廣爾其間老疾不任事者當令簡閲之王旦曰言事者稱民間小歉及游手者皆宜募置軍籍然一例軍門何由復業不若盡歸田農有利自致滋殖也丁己上以江南淮南接壤而鹽酒之價不等令三司與江淮制置發運使李溥規定以聞有司執言慮失歲課上曰茍便於民何顧歲入也五年春正月乙酉并州上芻粟之數可給四五年上曰河東仍歲豐穰儲峙尤廣自今諸路稔

歲宜以時積穀為凶年之備六年冬十月丁卯三司借
內藏庫錢五十萬以備祭祀賞給七年春二月戊辰三
司假內藏庫錢五十萬貫三月庚申三司借內藏庫綾
十五萬疋八年五月辛卯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等言管
內諸軍準備支用外有錢四十萬貫絹五千疋絲三千
兩布二十萬疋請悉以上供優詔褒之其錢帛令本路
貯積更勿輦致九年夏四月丁亥陝西轉運副使張象
中言安邑解縣兩池見貯鹽三千二百七十六斤總計之

三億八千八百八十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百緡切慮尚有遺利望行條約上曰厚地阜財此亦至矣若過求增羨必有時而闕不許也丁未李溥言饒池江杭四州錢監每歲共鑄錢一百二十萬貫用銅四百五十三萬斤四監及產銅州軍見管銅共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餘斤又信州鉛山等處銅穴自咸平初興發商旅競集官場歲買五六十萬斤採取既多其數止及二三百萬斤望酌中定額淮南

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李溥以歲滿再任溥自言江淮
歲入查視舊額增五百七十餘萬斤已未河北轉運使
李士衡獻助南郊絹布六十萬疋錢二十萬貫每有大
禮士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為貢計司檢勘其數實多矣
故是奏件析之有詔嘉奬因謂輔臣曰士衡應猝有材
然事忽畧故人往往以虚誕目之然朝廷所須隨大小
即辦亦其所長也乙酉權三司馬元方言來春大禮於
内蔵庫假賞賜物准奉祀例内有雜色疋帛内蔵庫言

咸平景德以來南郊悉不支撥慮他時為例王旦月初降御札令内藏給諸軍賞賜時元方言職士豈無經度其賞賜止依舊借内帑金萬兩銀三十萬兩錢七十萬貫細絹一百萬疋餘則三司規畫上曰元方在三司謗議甚多何也旦等曰元方盡心公家然性褊急而寡思慮同僚異議多以醜言詆之此所以賈怨也九月李士衡等言河北南郊賞軍細絹綿承前並自經運送今本部所積頗多望許充給賞詔天雄軍相衛貝博等州物

帛依舊輸内藏庫自餘從之十一月甲辰三司言諸州商賈飛錢欲罷來年官布繒絹償之詔發内藏錢二十萬緡以給其費

天禧元年三月庚戌陜西轉運使司段惟幾言所部歲給諸軍衣絹二百萬皆自川陜輦輸而至今請以羨數七十萬上供詔令所在別庫貯之九月上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供入財用數以示李迪時歲仍旱蝗上憂不給問曰何以濟費迪曰祖宗初置内藏欲辦兵復西

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斂寛民不勞矣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廸曰天子于財則無内外願詔賜三司以顯示徳澤何必曰借二年夏四月三司假内藏錢二十萬貫秋七月丁卯三司借内藏錢五十萬貫上作寛財利論賜士衡又出内藏錢二百萬貫以助經費士衡因請刻御製於本廳從之九月丁卯詔賜錢綿三司假内藏銀十萬兩冬十二月所收租税比至道末穀增二百七十萬

八千餘貫絹減萬餘疋絁紬減九萬二千餘疋布增五十萬六千餘疋線減五萬五千餘兩茶增一百一十七萬八千餘斤至道中兩京諸州收榷酒歲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十餘貫鐵錢一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川賣麴錢四十八萬貫天禧末榷課銅錢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賣麴錢增二十九萬一千貫閘市渡津等稅中獲錢四百萬貫天禧末增八百四萬貫

仁宗

天聖元年正月丙寅朔詔改元自宋興而吳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富強相繼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不能軒輊為輕重論者或謂邊糴價以見錢恐京府藏不足以繼爭言不便朝廷下書責計置司因令碩等行視諳乃條上利害畧云推行新法功緒已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動揺顧力行之無為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

銀絹有差八月李諮等既條上茶法利害朝廷推行令者猶言不便辛未命學士孫奭等再加詳定十一月孫奭等言商人貼射則善茶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惡不好故人莫肯售又奸人倚貼射為名強市強販侵奪官利弊不可不除請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而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宜復之減諸科率庚辰詔從奭等議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説舊法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榷貨務償之四年六月罷永興秦坊等州新醋務初陝

西運司言醋有微利已置務榷之請推其法於天下王曾曰榷酒盖出於前代不得已若又榷醋則甚矣故罷之冬出内帑緡錢二十萬下京西路糴軍儲六年抑采金之利四月二日六月乙酉出内庫緡錢二十萬下京西運司糴軍儲鹽課淨羨七年三月甲申上封事者言天下茶鹽課虧請更其法帝以問寇瑊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運矣法豈可數更上然之因謂輔臣

曰茶鹽民所食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但緣經費尚廣未能弛之又安可數更其法也秦州鹽課虧緡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詔殿中丞薛奎往按之還奏三司發鈔稽緩非諸州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政所宜行若不得已令商人轉貿流通獨關收其征則上下皆利孰與設重禁壅閼之爲民病有詔悉除所負八年春有上書言縣官榷鹽得利而爲害傳兩池積鹽陝西解安邑爲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請通商平估以售寬民力乃詔

盛度王隨議更其制隨與權三司使胡則畫通商五利
上之丙申詔曰鹽池之利民食所資申命近臣詳立寛
制特弛煩禁以惠黎元其罷三京二十八州榷法聽商
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物交鹽兩池或云上書王景
也景嘗言池鹽之利建通商之策大臣言其不便太后
欲行之或以為縣必多所耗太后曰棄數十萬亦可耗
之何害大臣不敢復言故命盛度等與三司詳利害
卒行景策有鹽池之民皆感聖恩自是商賈流行

歲課入官耗矣九年夏四月辛巳三司請在京榷貨務入茶鹽錢歲以百八十萬三千緡建州茶市以三十萬斤真州轉般茶歲以二百五十綱爲定額建州茶五百斤餘從之

明道元年十二月議解鹽法二年八月三司自言藉田後繼有賞賚用度不足請假於内藏庫庚申出緡錢百萬賜之謂宰相曰國家錢本無内外盖以助經費耳士遜對曰不然有司未免侵漁百姓也十一月甲辰以京

師飢出庫絹二十萬下三司代本路上供之數王隨陳

商人易鹽五利

景祐元年以王隨盛度定解池鹽法以增剩各償一子

官五月程琳為三司使尤謹出入禁中有所取覆奏罷

之内侍表言其嶺琳聞之自直於帝曰三司財賦皆朝

廷有也臣為陛下惜爾於臣何有帝然之壬申出内藏

錢一百萬賜三司秋天下常平倉置已久領於司農寺

壬子始詔諸路運使與州長吏舉所部官專主常平錢

粟既而淮南運使吳遵路言本路下二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纔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捄恤願自經畫增為之百萬他毋得移用許之二年冬上封事者言諸路歲以緡錢輸京師致四方錢重而貨輕丁卯詔江東市紬絹福建廣東廣西並市銀上供淮南湖北兩浙輸緡錢如故計三十萬三年三月權判戶部勾院葉清臣請弛茶課以歲所課均賦郭鄉村人戶詔三司與評定所相度以聞皆以為不可行及嘉祐四年卒行之是月李諮

等謂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茶如天聖之制又罷保任符驗之法初孫奭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為利導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少縣官日以侵削至是諮等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視天聖元年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陝西入中願得茶者錢十萬在所給券赴東南受茶十一萬一千茶商利之爭欲售陝西券故中入錢京師請禁止皆施行詔復言奭等變法歲損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緣邊十六州

軍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勢以動朝廷請先期申命於是帝為下詔戒勑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四年正月壬午命侍御史知雜事姚仲孫同詳定茶法請自今商人對買全買茶每一百貫見錢四分金銀折納從之甲午内藏庫主者言歳出緡錢六十萬以助三司始於天禧三年十二月時詔書切戒三司毋得復有假貸自明道二年距今纔四年所借錢帛凡九百十七萬三千有餘請以天

禧詔書申勑之奏可

寶元元年上封事者言變茶法歲輦京師銀絹易芻粟于河北配擾居民内虚府庫以困商旅非便丙辰命張觀程戡韓琦與三司別議之秋七月詳定茶法所張觀等請入錢京師以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為錢六萬七千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而詔又第損二千於是入錢京師止為錢六萬五千入中河北為錢六萬四千而已

康定元年九月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三司使鄭戩同知樞密院事戩在三司纔半載復轉運使考課格分別殿最又勾較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緡庚子出內帑錢絹一百萬下三司助經費十二月出內庫絹一百萬下三司助邊丙戌詔司農等以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經費自景祐末不許移用常平數年間有餘積矣而兵食不足故降是詔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言便宜三事其三曰榷商賈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民共之

然後流通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歸與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則一歲之間但云變法之末當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小賈之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

無用而積為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致多之術也戊申通判河中皮仲容知商州兼提點採銅鑄錢事仲容常建議鑄大錢一當十旣下兩制及三司議其事謂可權行以助邊實於是葉清臣從仲容議鑄當十錢學士承旨丁度奏漢五銖錢唐開元及國朝錢法輕重大小最為折中此錢恐難革其私鑄三司使葉清臣言新茶法為適中請擇明習財利之

臣别行課校上以號令數更民聽眩惑乃詔即三司裁
定務優販者然卒無所變也初明道二年復用天禧舊
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及
景祐二年三司言諸路博易無利乃罷之而入京師無
故是歲又詔商人入粟芻陜西並願受東南鹽者加數
予之會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内地諸州行三説法募人
入中且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糴至二十萬石止
慶歷元年秋乙卯以榷鹽鐵判官蕭承基戸部勾院王

琪並提計度江南東西荊湖南北路鹽酒公事琪言天
禧以荊湖鹽估髙詔斤減三錢或二錢自後入内浸損
請復舊許之令詔江饒池三州鑄鐵錢三百萬緡以備
陝西諸費丙辰以京城穀貴發廪粟一百萬斛減價出
粟以濟貧民二年六月甲戌出内庫銀一百萬兩紬絹
各一萬疋下三司以給邊費三年己未翰林學士燕龍
圖閣學士兵部員外郎王堯臣户部郎中權三司使堯
臣始受命言於上曰今國與民皆弊矣陛下任臣如何

因請自擇僚吏上納其言堯臣果以治辦聞是歲堯臣取陝西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入財帛之數會計以聞寶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錢帛糧草陝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一千一百五十一萬河北入二千一十四萬出一千八百二十三萬河東入一千三十八萬出八百五十九萬用兵後陝西入三千三百九十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河北入三千七百四十五萬出二千五百五十二萬河東入一千一百七十六萬

出二千三百三萬又計京畿出入金帛寶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萬出二千一百八十五萬是歲郊祠故出入之數視常歲為多慶歷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七萬出三千六百一十七萬有竒數皆不與焉以此推之軍興之費廣矣庚申鹽鐵判官吕紹寧為淮南轉運使至淮南亟上羡餞十萬諫官歐陽修請却所上餞并治紹寧以戒奸吏刻剝五月淮江歲漕不給京師之軍儲大臣以為憂樞密副使范仲淹言國子博士許玄可獨倚任

辛未擢充江西兩淅荆湖制置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瀕江州縣留三月糧餘悉發之逺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勑三司官吏曰經國以財為本而三司紀綱不振久矣今邊隅未靖用度甚廣軍資所急民力重困其務叶心營職無或因循以踵前獘六月甲辰詔曰議者多言天下茶鹽礬鐵銅坑冶之有遺利朕懼開棓克之政常抑而不宣然尚慮有過取而傷民者轉運司其諭所

部官吏條上利害以聞初議欲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税既而范仲淹以為茶鹽商税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爾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省不取之於山澤必取之商賈令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寛賦役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八月己亥出内庫紬絹二百萬下三司助經費用韓琦之言也六年春正月戊子知制誥王堯臣罷三司使為羣牧使堯臣主計凡三年前使姚仲孫借内藏錢數

百萬久不能償堯臣悉按籍償之而軍國之費猶沛然有餘盖未嘗加賦於民也益梓夔三路轉運使皆乞增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堯臣因不敢從上問其說對曰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恤之而又牟利焉是重困也雖有小利必有大損矣上善其對然權倖塞路多因裁抑京師數為飛語上一切不問而堯臣為之自若已而言于上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三司既罷顧慰勞之堯

臣頓首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臣爾五月減卭州鹽井歲額緡錢一百萬論者謂歲損縣官錢二萬餘緡秋七月三司使王拱辰言太祖時兵十三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十八萬今又倍之兵精在衆冗散坐食非計也三司雖總財用大計而事實在外請諸道帥臣并任其責乙未詔大名府夏竦知并州鄭戩知永興軍程琳并兼本路計置糧草事從拱辰之言也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方平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言自開寶以來

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算歲為額錢十五萬緡上書者常請禁榷以收遺利余靖時為諫官亟言自用兵以来河北之民檢點義勇壯士及諸色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臣常痛燕薊之地陷於邊人幾百年而民忘南顧之心以戎地之法大率簡易鹽麯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者太祖皇帝時推恩意以恵河朔故許通鹽商止令收税今若一旦榷絶價必騰踊民尚懐怨悔將何及其議遂寢方平言再榷事見聖政門政七年三司使張方平言勘會

陝西用兵以来内外所增置禁軍八百六十餘指揮約四十有餘萬人通人員長行用中等例每人約料錢五百月糧兩石五斗春冬衣紬絹六疋綿十三兩隨衣錢三千計每年共支料錢二百四十萬緡糧一千二百萬石准例共折米計七百二十萬石紬絹二百四十萬疋綿四百八十萬兩隨衣錢二百二十萬緡每次南郊賞給六十萬緡内馬軍一百二十餘指揮若馬數全足計六萬有餘疋每支草一千五百一十二萬束料一百五

十萬二千石其係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衛清邊蕃落等指揮并本道土兵連營仰給約二十餘萬人此屯駐戍兵當四十萬又自慶歷二年以後增添給送西北銀絹內外文武冗官日更增廣以此三司經用弗贍若據國家天下之廣歲入之數自古無此之多也然有司調度交見匱乏直以支費數廣不量入以為出所致爾請舉一事而言則他可以類知也景祐中天下預買紬絹一百九十萬疋去年至買三百萬疋諸路轉運司率多

詐者有司末如之何議者徒知茶鹽諸課利之法弊而不知弊之所由臣詳求其故法實不弊勢使然爾置兵有策則邊費可省則兼并之民不能覩時緩急以侵利權而有司制其輕重矣太祖皇帝所蓄兵不及十五萬太宗蓄兵亦不過四十萬先皇咸平中備邊賊禦北寇蒐募戰士至五十萬人及契丹請和祥符以後稍清弛汰馬牧地給耕民邊將占兵自固者輒罷之至於寶元幾四十年可謂久安矣向因夏戎阻命始籍民兵俄命

剩之以補軍籍遂於陜西河北京東京西增置保捷武衛宣毅等軍既而又置宣毅于江淮荆湖福建等路凡内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義勇州郡廂軍諸小分剩員等不列於數連營之士日增南畝之民日減邇來七年之間民力大困生民之膏澤竭盡國家之府庫空虛而此冗兵狃於姑息寖驕以熾漸成厲階然且上下恬然不圖營救惟恐招置之不多也蓋財計盈虛時事安危係諸兵而已矣臣近約度今年在

京支計前已進呈只是準擬常呈用度圓融變轉僅以有備過此以往若更因之以横費加之以饑饉雖有智者亦難以善其後矣伏望令中書樞密院檢會臣前奏審加詳議早為之所猶須效在累年緩則益不及矣八年初陜西軍興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康定元年十二月始建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虢州青水治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既而陜西都運使張奎元年正月奎為陜西漕知永興軍范雍元年雍知永興兼漕請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大錢

一當小錢十奎等又請因晋州積鐵鑄小錢元年九月及奎徙河東二年十月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以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鐵錢而陝西復采儀州竹夾嶺黄銅置博濟監鑄大錢實錄在四年朝廷因勑江南鑄大銅錢而池江虢饒州又鑄小錢悉輦至關中數州錢雜行大約大銅錢三百鑄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踴公私患之知并州鄭戩請河東鐵錢以二當銅錢一行一年又以

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鑪日鑄但行舊錢朝廷嘗遣魚周詢歐陽修分察兩路錢利害是月學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楊察與三司使葉清臣先上陝西錢議請以江南議商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又言奸人所以不鑄小錢者以大銅錢得利厚而官不必禁若鑄大錢無利又將鑄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鑪朝廷皆施行自是奸人稍無利猶未能絕濫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皇祐二年二月又令陝西大銅錢皆

當二嘉祐四年三月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於資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九月癸亥三司言韶州天興場銅大發歲采二十五萬斤請置監鑄詔以為永興監丁亥屯田員外郎范祥提點陝西路刑獄兼制置解鹽祥先請變兩路鹽法詔祥乘傳陝西與都轉運使共議時慶歷四年春也已而議不合祥亦遭喪去及是祥復申前議故有是命使自榷行其法公私以為便云十二月丙子詔三司河北沿邊州軍客人入中糧草改行四說

法每以百貫為率在京支錢三十貫香藥象牙十五貫在外支鹽十五貫茶四十貫初權發遣鐵判官董沔言切以今之天下亦端拱淳化之天下今之賦稅不加耗於前者廢三說之法爾請行三說法以救財用困乏之弊下三司議三司言請如沔議沔平陰人也

皇祐元年冬十月壬戌遣戶部副使工部員外郎包拯與陝西運司議鹽法始范祥議改鹽法論者爭言其不便朝廷獨以為利委祥推行之拯既受命即言臣前在

陜西備知鹽法自慶歷二年范宗傑建禁榷之議公私
煩擾嗟怨之聲盈於道路前後臣僚乞復舊法通商以
救關中彫獘有司執奏議終不行昨因范祥再有請起
兼葉清臣曾知永興見其為患遂乞依祥擘畫復用通
商舊法此乃於國有利於民無害臣詳細范祥所奏事
宜頗甚明白且國家富有天下當以邮民為本今雖財
用微窘亦持經久之計豈忍爭數十萬緡不能更延一
二千以責成效信取橫議復所獘法俾關中生靈何以

措其手足及拯至陜西主祥議又言財用所以窘乏盖自西事以来三路並仰給三司是所入有限而出無限安得不窘乏也方今邊防無事亦當以國家大計為先若不鋭意而逺圖之臣恐日削月朘為害不淺萬一小有警急何以取濟但令三路各自足用則帑廪何患不實拯又言景徳慶厯天下財賦嵗出入數二年春正月壬子命翰林學士承旨王安臣入内都知王守忠右司諫陳旭與三司使較天下每嵗出入之數以聞四年正月以聞

自康定元年陜西募人入中並邊芻粟始加數給東南鹽而河北稍用三說法亦以東南鹽代京師所給緡錢數足止及慶歷三年三司又請又康定元年法募人入中乃詔入中陜西河東者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有不願受金帛者與香藥茶鹽至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特厚商賈不願受金帛者願得鹽至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並邊芻粟皆有虛估騰踊至數倍募至京師反為商賈所抑鹽

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是止六萬商人以錢估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於是詔三司詳定王堯臣等請復入錢京師法視舊數增與鹽而並邊入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陜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為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八月知諫院陳旭言阮逸常建言作錢葆飾以翠羽且藉以鹿皮欲與錢兼行且錢幣為用天下之大命也其輕重有與物適均乃

能下流而不窮昔張湯為武帝巧製皮幣取譏後世阮
逸譎怪尤甚豈可用之後世開奸詐之心哉上然之十
一月壬辰賜淮南江淅荆南制置發運使金部員外郎
許元進士出身上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十八州
軍其財貨調用幣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
今許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奬勵以盡其才故特
有是詔三年二月詔三司河北入中糧草復行見錢法
初四說法止於並邊諸州而內地諸州有司蓋未嘗行

請即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是三說四說法並行於河北未幾茶法復壞芻粟之入大率虛估居其十之八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見錢法上可之仍一用景祐三年約策又懼好事者之横議庚子下詔略云自今有依前事為議者並須究知厥理審可施行若其事上而驗問無狀寘之重罰初用董沔議河北便糴沿邊行三說法內郡行四說法國子博士監榷貨務薛向言祖宗之法塞丁入粟三司出茶鹽香藥象牙之物稱其直號三說

都内郡則運司以常賦充今改用四說是歲常倍出中都錢而茶鹽香藥象牙之物出多而用有極則賤價而不售官私兩失其利尋下其議議者共主沔議向又作編年書述祖宗以來河北三說及指現錢利害書奏不報不三歲榷貨物積交引錢七百萬貫未有以償而山場榷務茶江淮鹽中都香藥等物富商爭以財算而三邊之糴不行朝廷始用王堯臣詳定為檢閱文字乃黜沔補外郡而復見錢法且委向置場支榷貨務積交引

錢以救其獘詔擢向大藩十二月先是包拯還自陜西見復見近降勑命陜西鹽且依范祥擘劃通商放行此誠國家大利而中外臣僚不詳本末時有横議所頼朝廷特與主張兼祥見充本路提刑與運司每常公事往來或至違異必恐不能叶心以濟深屬不便欲望聖慈特許就除祥為本路運副只理提刑資序所貴擘劃鹽會詳新法比較舊法二年給增錢五十一萬六千貫有零望允臣所奏庶沿邊軍儲足備三司使田況亦請久

任祥使專其事己亥范祥為陜西轉運副使仍賜金紫以寵之二年春王堯臣等較慶歷皇祐四年總天下財賦出入凡金帛絲纊薪芻之類皆在其數參較耗登皇祐四年入中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無餘為書一卷丙辰上之詔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為定式二年正月受命二月兵部郎中傳永為户部副使慶歷末永自梓州漕移陜西時關中用折十鐵錢盜鑄不可勝紀公私患之永獻策請變錢法至境問民所乏

貸以種錢糧令麥熟雖償而薄取其息民大悅永亟檄州縣凡散三百八十萬緡大錢息盡乃以聞已而朝廷變法遽下令以小鐵錢三折大鐵錢一民出不意破産失業自經死者甚衆而盜鑄亦衰止所貸得麥四十萬斛商人入糴於邊而受錢於中都歲五百萬緡時江北奏乞錢朝廷未有以給永言諸道倉廩實請以所當受錢畀之上嗟賞自康定用兵陝華以西移輸於邊民力大困永令輸本部而轉錢以輸邊糴儲亦無乏王堯臣

詳定課積上其事乃賜市之歲可謂遺利五十萬以為然委茂則任其事范鎮言内藏榷貨務同是國家之物豈有榷貨榷務固欲滯商人筭財而令内藏乘賤以買之與民爭利傷體壊法上諾鎮言遽罷之自皇祐二年改用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不能支入中之費帝出内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寖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稱歲旬月則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賈之家故言利者欲革之朝廷既行即止然自此凡並邊

虛估之弊復起皇祐四年壬戌三月出絹十萬七月錢三十萬絹十萬五年七月錢十萬絹三十萬綿十萬今年六月紬絹五十萬緡錢三十萬官兵吏支費用時命官裁節無所建明嘉祐元年秋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吏部知益州張方平為三司西鄙用兵西蜀多所調發方平還自益州奏免橫賦四十萬貫足及邛州鑄錢十萬蜀人便之又畫漕運十四策方平始主計京師有三年糧馬粟倍至是僅足一歲糧減半宰相富弼讀

方平奏上前書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上太息稱善弼曰此國家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舉施行退謂方平曰自慶歷以来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益必以公奏議為本凡除主計未嘗不先公也其後未期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二年十一月置江淮南荆湖制置司勾當公事鹽運一員初三司言商旅於榷務貨入見錢東南鹽歲課四百萬緡諸路搬運不足而課益虧請選官置司以主之歐陽有奏可考三年春壬辰復以度支員外郎范

祥制置解鹽從三司使張方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祥自慶歷八年十月制置解鹽皇祐四年五月坐他罪責去祥始言歲入緡錢可得二百三十萬後不能下皇祐三年入緡錢三百二十一萬四年二百一十五萬以四年數視慶歷六年增六十八萬視七年增二十萬舊歲出榷貨緡錢慶歷二年六百四十七萬六年四百八十萬至是榷貨務錢不復出其後歲入雖贏縮不常至五年猶及百七十八萬至和元年百六十九萬其後遂

以元年入錢為歲課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之八九並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弊增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故方平及拯復用祥祥既受命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已在嘉祐以前每券別使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鬻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蓄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錢則官為之售券紙六十鹽席十千毋得增損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為輕重詔以都鹽院鹽官兼

領之自是稍復祥僖云四年春二月始命韓絳陳旭吕景初即三司置局議弛茶禁其十月三司言宜約至和之後一嵗之次以爲得悉錢均賦茶戸民資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王靖等分行六路及還皆言如三司議便已巳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法以清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例垂三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情所不忍于是江湖之間幅員數

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往就之問驩然皆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課使得饒阜以相為生刬去禁條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常經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奸之黨妄陳議奏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户凡為緡錢六十三萬有奇使輸縣比輸茶時其出

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徧行天下矣癸卯詔曰聞陝西民間多濫鑄大錢以至市易不通其以見行當三大錢並當小鐵錢之二本路官員已支三月俸者即計其數貼支是議者欲變大鐵錢當一提點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陸詵言民間貴小銅錢大鐵錢他日一當三猶輕之今令與小錢均直則大錢必廢請以一當二此則公私所損無

錢商賈可以通行兼盜鑄無贏則必自止詔行之自是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於資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五年三月己已詔書既弛茶禁論者猶謂朝廷忘於便人欲省刑法其意良善然茶户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税日蹙經費不充知制誥劉敞學士歐陽修頗論其弊以為商賈不行税額不登且乏國用三害也修以為弛禁有一利而害有五是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敞等雖言不聽也六年夏權三司使包拯

為給事中拯在三司凡諸管庫供上物用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在縲絏間輒逃去械其妻子皆釋之司馬光言財利在養其本原見謀國遠畧門秋丁丑命翰林吳奎王疇同詳定茶法初江湖漕鹽既雜惡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之民以魚鹽為業由是為盜賊者衆慶歷中廣東運使李敷王由等請運廣州鹽于南雄州以給虔吉江南運司初以為非便其後户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復請運廣鹽入虔

州江西亦謂自具本錢取之皇祐五年始詔屯田員外
施元長乘驛會江西廣東運司議利害至和初元長與
運使閻詢元絳皆如湛議而發運使許元以為不可三
司是元言遂止或又請官置鋪運廣鹽至虔州或請榷
虔州官鹽價以平其直朝廷嘗遣職方員外郎黄炳乘
驛會所屬鹽司議繼命㸃提鑄錢沈扶覆視炳欲損所
增官估斤為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户夏税率百錢令糴
鹽三斤隨夏税入償官置五都倉貯鹽募鹽鋪户入錢

二州赴五倉受鹽還三州貿易朝廷卒從炳扶等策然歲才增糴六十餘萬斤先是蔡挺知南安常條奏利害至是擢挺江西提刑兼制置使挺增淮南漕鹽新綱為十二綱扶新選江西漕船團為十綱以三班使臣命之有取通泰楚都倉鹽綱三十五艘至州乃發輸官有餘則以畀漕州吏卒官復以平半價取之由是減侵盜之弊鹽價遂差又損糴價歲課視舊額增三百餘萬斤乃罷扶等所率糴鹽隨夏税入者盜販者稍畏縮朝廷以挺為能留之

英宗

治平二年國賦内外入一億一千餘萬出一億二千餘萬諸路積一億一萬而京師無與焉九月庚辰三司使韓絳上治平會計録六卷

神宗

熈寜元年三月上謂文彦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因稱太宗朝一老宫人尚在為朕言宗祖用財甚約尚有侍御

乞增俸命給十千輒薄所賜太宗曰朕昔為供奉官俸止十千此數尚足贍家耳敢以為少耶遂幽囚至死五月丙寅命司馬光滕甫同看裁減國制度仍取慶歷二年數比見今支費有不同者闕折以聞光等對言國家所以用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賞罰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若但欲依慶歷二年裁減制度比見今費數此止當其三司供析其同與不同立可盡見明日即罷減裁局但

下三司供祈而已二年正月丁亥上謂輔臣曰近見内
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畧無關防前出龜腦真珠
粥於榷貨務數年不輸錢亦不勾考常聞太宗時内藏
財貨每千計用一牙籤記之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
他人莫能曉也常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
晚年常出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内藏臣皆不
曉帳籍關防之法當更擇人領之勾當御藥院李舜舉
代其不職者九月條例司言銀銅坑冶之物皆上供而

費出諸路故轉運司莫肯為課入滋失今既假發運司以錢貨聽移用六路之財則東西南經費皆當責辦請令發運司兼提舉九路銀銅鉛錫坑冶市舶等事從之薛向羅應提舉三年六月上批薛向等所總東南諸財利創事之始實藉諸處官吏逺邇應接乃可集辦近雖累指揮如向等奏辟官吏並聽與應副置均輸即許辟官屬二年七月十月辛丑遣發運司管勾運鹽劉忱同陜西轉運使相度本路興置鑄錢監利害以聞以發運使薛

向等請出上供錢帛二十萬貫回買岑水場銅鉛四百餘萬斤運至陝西增鑄百萬緡以備邊計也其後劉忱等所奏至多與向議協同乃詔行之四年二月戊辰上對輔臣曰向來茶法之獘文彦博曰非茶法獘也蓋昔年用兵西北調邊食急用茶償之其數既多茶不售則所在委積故虛錢多而壞法也王安石曰榷茶所獲利已多矣吳充曰仁宗朝茶法甚獘時歲猶得九十餘萬緡亦不爲少茶因用兵而壞彦博之言是矣五年四月

壬子詔環慶路鹽池去年虧錢五十五萬緡令轉運使
及制置解鹽司具析以聞上曰鹽酒之法既未可弛即
須嚴禁王安石曰陛下雖致治如唐虞時鹽酒法亦不
須弛若欲推利於民惟須農而已末作不禁更能害農
非堯舜之政也九月丙午朔權三司使薛向言延慶秦
渭等九州舊皆有折博務名商人入芻粟錢帛償以解
鹽歲收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令割秦之古渭寨以為通
遠軍兼新城鎮洮軍皆未有儲積以待緩急從之七年

四月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為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紲市緫布質布廛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貸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古之取財非但什一而已今之稅亦非重於先王之時但不均又兼并為患六月上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若少留意則所省不可勝計昨日檢併軍營今會計減軍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特支及兼將外一歲可省錢四十五

萬緡米四十萬石絹紬二十萬疋布三萬端草二百萬
束若每事如此及諸路轉運使得人更令久任使之經
畫財其可勝用哉九月癸丑提舉永興秦鳳路交子來
廸制置永興秦鳳路交子是時關中錢法弊永興軍路
安撫使吴中復請以錢四十買缺惡錢一斤則民間轉
專行省撫大錢少不足用請以所買惡錢悉改鑄大錢
而民間所行私大錢一以小銅錢買而更鑄之永興軍
路轉運使皮公弼請盡買惡錢且每行置錢鐵相易秦

鳳路轉運使熊本言買惡錢及禁舊通行大錢銅錢相易皆非便於是詔逐司度利害以聞冬十月庚辰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臣韓絳為提舉先是絳奏三司總天下財賦其入之數並無總要考校盈虛之法欲選官置司以天下户口人丁税賦及場務坑冶河渡房廊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轂出入之數去其重復注籍歳比較增虧及具廢置名件錢物羨餘横費等數使有無相濟如此則國計朝廷可以省議論政事足寛民力仍乞令

降提而三司使章惇亦言天下財賦帳籍汗漫無以察其耗登之數請選置才士删修為策每年校其增虧以考驗諸路當職之官能否得以升黜故有是命八年三月丁酉詔秦鳳路等處轉運司度所鑄大鐵錢數及充交子本錢外不須廣鑄委熊本總制營辦六月三司使章惇言河東永利兩監鹽歲課舊額二十萬緡自許商人並邊中糧草增饒給鈔支商人得鈔千錢纔售四百縣官暗失錢數鋪已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

纔十萬四千餘緡若計糧草虛估官纔得錢三萬餘緡視舊虧十之八今若依解鹽利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鬻仍嚴禁私販歲課必大增羨餘緣邊糧草却用見錢糴買詔河東轉運使范子奇趙子幾相度詳具條約以聞鬻祠廟（見聖政門）十年禁羨餘（見聖政門）六月上恐民間用大錢則富民蔵小錢又恐四方聞行兩等錢以為窮窘乃欲罷行折二錢安石罷之上欲復用兩宮竟不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入禁中侍御史周尹言近來錢幣

不一令欲望將折二錢更不別行故鑄亦不須揀選自
令後只作一文使用
元豐元年十二月上每憤北境被侵慨然有復幽燕之
志即景福殿庫聚金帛為兵費是年始更庫名製詩以
揭之曰五季失圖遺患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
内府期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庫後積羨
贏又揭以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洪業顧予不武姿
何以成戎捷三年正月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言置司

以來實收利入元豐元年四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萬貫石二年六十八萬四千九十九貫石羣牧司收廢監租課等錢百十六萬緡有奇十二月知邠州王孝先上屯田當田司熙寧七年至十年費錢十五萬五千四百餘緡五年詔戶部右曹於京東等十二路發常平錢八百萬緡輸元豐庫左藏內藏外又有元豐庫雜儲諸司羨餘錢六年三月吳居厚言自置鹽稅司近二十年商人負正賦稅錢七萬六千餘乃倍稅十五萬二千餘

緡皆周革提舉失於拘榷乙辛卯詔自今擘劃創立課利歲每收萬緡遷一資十二月自熙寧初始變礬法歲課所入元年為錢三萬六千四百緡有奇併增者五歲乃取熙寧六年中數足以一十八萬三千一百緡有奇為新額至元豐六年增至三十七萬七千九百緡而為軍礬萬民自鬻置場售之歲課一百五十萬斤用本錢萬八千緡至治平至元豐數無增追云七年十二月天下免役計緡錢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場務錢

五百五萬九千穀石帛疋九十七萬六千六百五十七

哲宗

元祐元年三月戸部言乞罷榷酤之禁從之二月詔戸部黄[闕]兼按察四川路茶法劉摯上言乞大減歲市之額稍增近直之價削納茶無名之錢以充養園戸以革欺侼蘇轍言孟蜀竊據始有榷茶法藝祖罷之淳化間王小波李順因販茶失業遂為大盜近來李稷引陸師閔共事增額于成都府置都茶場許以金銀諸貨所博

遂以折博為名遣公人牙人搔擾民間無復寧歲今乞
朝廷罷放榷法使小民自作交易但取税錢而已四月
上官均言財用出於一司則有無多寡得以相通近聞
内藏賣遠年縑帛止二三百文每縑須近二千合所賣
之直十只一二此有司之罪臣乞欲令户部大府等於
内藏諸庫得加檢察而轉資其歲久之貨幣八月户部
請支撥餘便司錢二十萬貫應付河北糴買從之王岩
叟對曰青苗困民之法數年後民將自足國用亦足朱

光庭亦進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岩叟又曰陛下若憂不足恐小人窺伺妄獻功利之說十二月詔諸路元豐七年已前坊場免役寛剩錢許留一半餘置場和買可變轉物貨其物貨逐旋起發於元豐庫送納三年正月改封樁錢物庫為元祐庫隸尚書省左右司三月詔改元豐元祐庫為元豐南北庫增南庫官一員閏十二月韓忠彥蘇轍韓宗道等言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録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

臣等今日欲取朝廷費用錢物詳加裁節多不致于傷
財少不致于害事六年九月詔自元祐六年每歲于内
藏庫支緡錢五十萬赴元豐庫樁管補助沿邊軍需
紹聖元年正月以元豐庫錢十萬絹七萬應宣仁皇后
山陵之費七月蔡京上理財之術言取會諸路元祐財
利名額其所費減可與不可各具條奏立為成法十一
月戸部言諸路上供錢帛多欠不足章惇曰自元祐以
來司馬光等務散府庫姑息小民以致財用匱乏上曰

利法弛壞而講求之

元符元年上以内庫銀絹二百疋兩赴逐路經畧司准

邊事内庫闕銀以絹七十萬疋貼支壽原路乞降度牒

五十付本司為備邊之費詔從其請二年秋七月上謂

曾布曰陜西錢輕欲變法鄭雍欲給鈔安涇以為不可

曰錢法不可輕變今幸有鈔法可以救貴之獘使物價

平鹽課鹽鐵錢重民不食貴鹽公私之利不一何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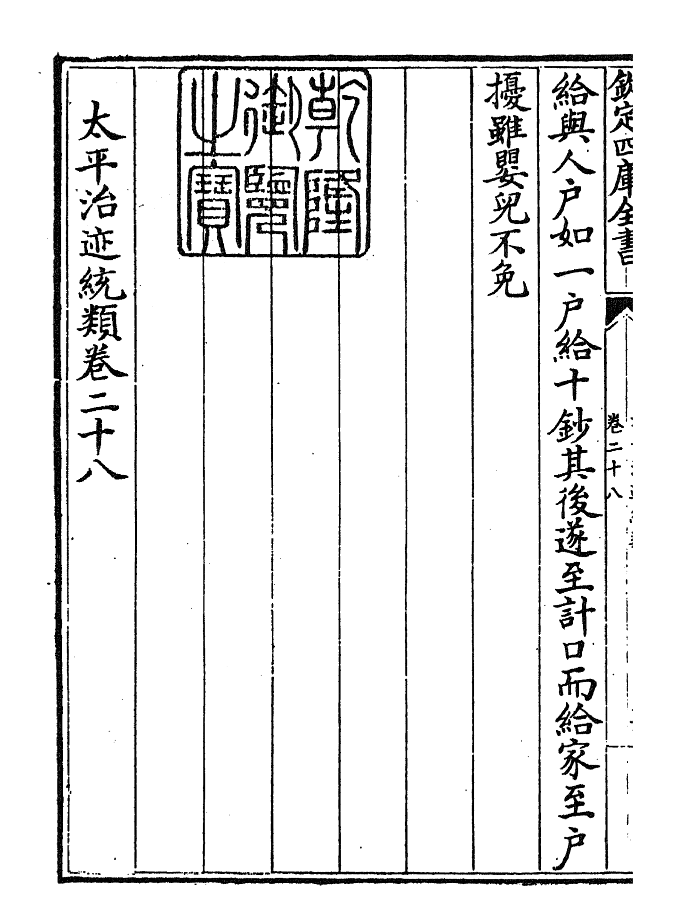
行而乃欲變錢法乎上然之三年十一月户部言天下

坊場三萬一千餘處總一界一千一百餘萬每歲以一百萬入內帑助邦國用而敗折逋欠或破產不能償乞修立良法從之

徽宗

政和三年六月尚書省言自創新法鹽鈔方及一年已收息錢闕餘萬貫若不支散自無地可著鹽課之盛至是極矣

宣和二年時鹽法已壞王黼命州縣設限立額給鈔數



給與人户如一户給十鈔其後遂至計口而給家至户

擾雖嬰兒不免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邱庭漋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孔廣平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九

宋　彭百川　撰

官制沿革上

太祖

建隆二年閏三月殿前都檢點慕容延釗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罷為成德節度使自是殿前都檢點遂不復除授三年二月甲午詔今

自五日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
朝廷急務或刑獄寃濫百姓疾苦若咸採訪以聞仍須
直書其事不在廣有牽引事關急切許非時詣上章奏
不得須候次對乙亥詔翰林學士班位宜在諸曹侍郎
之下官至丞郎在常侍之上至尚書依本班故事翰林
學士侍從親密不在外朝每五日起居班於宰相之下
會宴即坐一品之前合班在尚書之上於是陶穀以禮
部尚書為學士承旨而同列李昉等官止列曹郎中穀

乃因事建白而降此詔是實表異軋昉等也壬午有司上重定合班儀制升六曹侍郎在給舍上郎中在補闕上員外郎在拾遺上節度在六曹侍郎上中書侍郎下故事北省官為侍從班五品押南省四品八品押南省五品節度使在諸司二品下於是改焉冬十月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為檢校太保充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也又以宣徽北院使李處耘為宣徽南院使處耘前自揚州還老幼遮道泣涕累日不得去十一月癸巳詔

中書門下每縣復置縣尉在主簿之下俸禄與主簿同凡盜賊鬬訟先委鎮將者詔縣令及尉使復領其事自萬户至千户各置弓手有差五代以来節度使補署親隨為鎮將與縣令抗禮凡公事專達於鎮將州縣吏失職自是還統於縣鎮將所主不及鄉村但市郭而已從樞密使趙普之言也

乾德元年六月詔自今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第二任方得補蔭五府少尹不在即限下四月己酉始命刑部侍

郎賈玭等通判湖南諸州六月庚戌命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清縣常參官知縣自與始也二年春上以選人食貧者衆詔吏部流內銓聽四時參選仍命學士承旨陶穀等本司重詳定循資格及四時參選條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再表求退戊子以質為太子太傅溥為太子太保仁浦為僕射皆罷政事先是見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必商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但入

熟狀畫可降出即行之唐及五代皆不改其制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質等以先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上英武每事輒具劄子進呈退批所得聖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嘗言於上曰如此則盡稟承之方免妄誤之失矣上從之由是奏御浸多或至所悞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于坐論矣後遂為定式蓋自質等始也庚寅以樞密使趙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上黨李崇矩為檢校太尉充樞密院使上既除普及

崇矩乃無宰相署勑上時在資福殿普因入奏其事上曰卿但進勑朕為卿署字可乎普曰此有司事非帝王所行也乃始問翰林學士講求故事陶穀建議以為自古輔臣未嘗虚位惟唐太和中甘露事后數日無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署勑竇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令典不足援據今皇弟尹開封府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上從儀言壬寅勑趙普監修國史先是宰相監職皆内降制處分今正用勑

非舊制也國朝承唐五代之後命宰相分鎮三館首相為昭文館大學士竇儀等上新定四時三選條從之上欲為趙普置副而難其名稱召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乙丑以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薛居正呂餘慶並本官參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令居正就宣徽使聽事上殿廷别設專位於宰相後敕尾署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皆半之蓋上意未欲令居正等與普齊

也史臣李沆等曰按唐故事裴寂為僕射參知政事杜行
為御史大夫參知政事魏徵為秘書監參議朝政蕭瑀
為特進參知政事劉洎為黄門侍郎參知政事劉幽求
為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然並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常欲
用郭侍舉參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温曰侍舉等歴任尚
淺未可與卿等同名列遂令于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
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于參知政事矣今毅不能
遠引漢御史大夫亞相政事為對反以叅知政事為丞

相下一等穀失之矣議者惜之六月御史臺太常禮院
奏東宫三事臣一品僕射二品若百官上表未知何人
為首詔兩制議之戊辰翰林學士竇儀等奏僕射師長
百僚東宫三師臣子之官當以僕射為首從之閏月庚
寅中書門下上重詳定翰林學士承旨陶穀所議少尹
幕職官參選條件從之自是銓選漸有倫矣甲午令藩
鎮毋以初官為掌記書務須歷兩任有文學者乃許奏
辟詔吏部南曹自今常調赴集選人取歷任多課績而

無闕失其人才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當與量才甄奬上慮銓衡止憑資歷英俊或沈於下僚故也四年八月壬寅詔以憲府繩奸天官選吏秋曹決獄俱謂難才理宜優異應御史臺吏部銓南曹刑部大理寺自知雜侍御史郎吏少卿以下本司涖事滿三歲者遷其秩御史中丞尚書侍郎大理卿別議旌賞其奏補歸司勤留官令史府史各減一選冬自平湖南諸州皆置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長吏忿爭常

曰我監州也朝廷使我來監汝長吏舉動必為所制或者言其太甚宜稍抑損之乙未詔諸州通判毋得怙權徇私各與長吏連署文移方許行下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御乾元殿受朝升節度使班在龍墀內金吾將軍上故事節度使不帶平章事者皆位在卿監下于是特改焉冬十月癸酉度支判官侯涉言三司凡二十四案鹽鐵主其六戶部主其四其餘皆度支主之自荊湖西蜀之平事務益衆上欲令三司均主其詔三司權官張統

分判度支案事

開寶元年八月辛酉令合格選人到京者即赴集不必限四時及成次甲南曹銓司門下三省處磨勘注擬並點檢謝詞等共給一月限南曹八日銓司十五日門下省七日著為式冬十一月癸已詔天下縣令佐自今檢苗定稅部後差夫鈐轄徵科區分刑獄凡關事務責在公平如有違踰並宜論訴或令佐不相糾舉訴吏民訴得實者賞之有差二年十一月戊辰詔中書舍人李昉

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分直學士院自昉及多遜始也三年秋七月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其治俸禄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員冗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西川管内州縣官宜以户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諸州滿二萬户者依舊設曹官三員户不滿二萬止置録事參軍司法參軍各一員司法兼司户不滿萬止置司法司户各一員司户兼録事參軍户不滿五千止置司户一員兼司法及録事參軍事縣千户以上依舊

置令尉主簿凡三員戶不滿千止置令尉各一員縣令
兼主簿事不滿四百止置主簿縣尉以主簿兼知縣事
不滿二百止置主簿兼令尉事五年八月丙申命同知
廣州潘美尹崇珂並兼嶺南轉運使王明為副使太子
中允許九言為判官轉運判官自九言始也九年二月
庚戌以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曹彬為樞密使領忠
武節度使樞密領節度使自彬始山南東道節度使潘
美為宣徽北院使節度使領宣徽自美始賞江南之功

也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榜子云奉勑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爲賞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爲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嘆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上愛惜爵位不妄與人類如此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署勑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朝會親王則分班餘官則

綴本官正銜見謝則押班凡定制度除授者勑尾存其銜而不置則注使字八月壬戌以樞密副使楚昭輔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分領宣徽南北院使自後宣徽使缺即命樞密副使兼領院事十一月以太子少詹事楊說率更令徐鉉並直學士太子中允張洎直舍人院直舍人院自洎始十二月丁巳以樞密直學士左正議大夫賈琰為三司副使三司置副使自琰始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太祖晏駕詔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昉兼判太常寺昉歸語其子宗諤等曰堂吏不知典故豈有為丞郎而判寺乎若言判事自丞以下皆可判也何假別命官乎唐朝丞郎兼判他局者甚多或官高則言判某官事或官次則言知某官事或未即真則言權知某官事惟太常卿尤為重任未聞可總而判之必朝廷以為不才當言權知太常卿事可矣然近者竇儀判大理寺權領判國子監此蓋失之久矣宗諤因問凡

制勑所出必伺宰相今言堂吏不知典故何也昉曰命官判事宰相必不經心惟堂吏攀近判使押字爾昉又言自太祖臨御以來百司吏艱於選補後進者多不習故事由是臺省舊規漸成廢墜云二年初置文思院四年春正月癸己以樞密院直學士石熙載簽署院事仍賜宅一區簽署樞密院自熙載始九月户部郎中侯涉為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權中丞自涉始十一月以河北轉運使司丞王在田為陸路判官依實録知古本傳云轉運使名自知

古始必有一誤十二月詔改司寇參軍為司理參軍以司寇院為司理院令於選部中選歷任清白能折獄辨訟者為之又置判官一員委諸州于牙校中擇有幹局曉法律高貲者為之給以月俸如舊馬步判官之例尋又詔諸州察司理參軍有不明推鞫者致刑獄淹滯具名以聞蔽匿不舉者罪之五年春正月庚寅以禮部侍郎程羽為文明殿大學士立於樞密院副使之下文明殿學士即端明殿學士也國初雖改殿名而學士領職如故於

是併改馬文明殿學士自羽始七年春以給事中佚涉
右正諫大夫王明同判三司同判三司自涉明始丙寅
以兵部員外郎宋琪通判開封府京府通判自琪始夏
四月甲子翰林副使楊守一為東上閤門使充樞密都
承旨加都字自守一始冬十月唐藩鎮皆置邸京師以
大將領之國朝則署人為進奏官上以事頗遲緩簡擇
得一百五人補進奏官每人掌二州或三州置都進奏
院令供奉官張文燎領之八年三月分三司為三部鹽

鐵王明度支陳從信戸部郝正各置使時政奏記御見太宗聖政門

雍熈元年五月以將作監丞李元吉等為堂後官賜銀緋任京官堂後官始此七月庚子改匭為思諫檢校丙申宛匭為申明檢北通玄匭為昭賢檢仍令諫院依舊差諫官一員主判十一月唐舊制有魚袋國初其制多缺至是許升朝服緋緑及二十年者賜緋紫内出魚袋以賜之服紫飾以金服緋以銀三年六月乙巳屯田郎

中知制誥大名府趙昌遣觀察使鄭蒙乘驛詣闕上書請斬敗將曹彬等上覽奏嘉嘆優詔褒之尋召拜御史中丞知制誥正為中丞始此四年二月丁未右補闕知制誥范杲家貧負人息數百萬母兄晞常為興元尹棄官居京兆能殖貨家累鉅萬性尤吝嗇未嘗分故舊親戚有人從長安至者給杲曰少尹不復惜財物揮金無算矣杲聞之大喜因請出守給養兄上可其奏壬子授工部郎中知京兆府知制誥出領外藩自杲始三月庚

辰詔天下知州通判先給御前印紙令書課績自令並條其事迹罷官日上中書考校文人換武秩見契丹門

端拱元年春正月丙子上以補闕拾遺任當獻納時多循默失建官本意欲新立名使各修其職事二月乙未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近制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呂蒙正固讓止授六品京官自是為例八月以梁正辭等五人並為將作監丞充當中書堂後官堂吏校選人授京官始此冬十

月特置四廂都指揮使以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都轉運使都轉運使自知古始

淳化元年正月舊制勲官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二等五代時初叙勲即授柱國詔京師幕職州縣官始武騎尉朝官始騎都尉歷級而升二月己酉詔自今遊宴宣名直館其集賢秘閣校理等並令預會先是上宴射苑中三館學士悉預李宗諤任集賢校理閽門吏拒之不得入宗諤獻詩述其事故有是詔國家因唐制建昭

文史館集賢院于禁中昭文集賢置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修監國史修撰直館昭文亦置直館集賢又有修撰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畧同閤門拒校理不得預宴盖吏之失也三月上以寺監副二品秩素髙舊制自郎吏遷受頗聞縉紳之流以臺閣自許目為散地欲振起之至是除郎中十餘人為卿監八月列秘閣次于三館以直史館呂祐之分直昭文館以和㠓直集賢先是但有直史館于是始備三館之職十二月羣臣升殿

奏事者可其奏皆得轉達於有司頗容巧佞右正言直史館謝泌請自今政事送中書機事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詔從之遂著為定制中外所上書疏如之二年王化基為御史中丞常慕范滂為人獻清澄五畧一曰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並建官聯以尊王室且尚書上應天象對臨紫垣六卿擬喉舌之官郎吏應星象之位斯實乾文昭著政事具明今省曹之名未稱朝廷之盛夫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

勾當開拆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官勾押前行後行皆州縣官司吏局之名也臣今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人掌一司廢孔目勾押前行後行為都司主事令史書令史廢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各歸此部及左右司如此即事益精詳且盡去其州縣職局鄙俚之名也六卿如闕本官即選名其二十四司公事若煩簡不同望下本官屬叅酌其類均而行之闕月

己丑是月命翰林學士賈黄中蘇易簡幹當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内銓學士領外司自此始也九月甲辰以樞密副使張遜知樞密院事温仲舒寇凖同知院事知院事之名自此始遜仲舒凖仍並帶副使自後或以正官或校檢官為之秩與副使同冬十月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學士卷以獻上嘉納之賜詩一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上曰永為翰林中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今日之樂十一月丙申上以入閣舊圖承

五代草創之後禮容不備於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引別為新圖十二月丙申朔遂行其禮於文德殿右諫議大夫張洎既與徽之等同撰定新儀又獨奏疏曰切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即唐之

紫宸殿也在周爲内朝在漢爲宣室在唐爲上閤即雙
日常朝之殿也東晉太極殿在東西閤門唐制紫宸上
閤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名紫微皇屋至尊至
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前有勾陳羽衛之嚴
故雖雙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之入閤儀者蓋雙日
御紫宸上閤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侯勘
契畢唤仗即自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廷且以
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閤甚非憲度况國家丕承正統宇

内治平凡百憲悉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屬因循切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閤作雙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為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令立論乃以入閤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今按中書門下御史臺為三司謂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侍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准舊儀

侍從官先入起居畢分行侍立于丹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政其臨朝之時數視政事之繁簡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故事于貞觀殿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即時特開延英召對或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聽天

下之政雖剛健不息固天徳之常然而遊焉息焉亦聖人之大訓若君父焦勞於上臣子緘默於下不能引大體以爭則忠亮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天寒盛暑隂霾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於乾徳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上閤引見並請准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三年夏四月命鹽鐵判官翰華直昭文館　三司屬官兼直館始此五月

甲午御文徳前殿百官入閤舊制入閤惟殿中省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於庭上以為儀衛太簡命有司更設黄麾仗仍舊從新制也五月置理檢院命鍐若水領之復唐制也秋七月置三司都勾院命諫議張祕判之冬十月上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莫能甄别壬午命戸部侍郎王沔度支副使杜泌祕書丞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之吏部侍郎張宏戸部副使高象先膳部員外范正詞同知幕職州縣官考課號曰磨勘院又命左贊

善大夫闕建式與樞密都承旨趙鎔李承同較三班院殿最以功過四年夏五月丁未廢京朝官差遣院令審官院總之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覆功過以定升降又以判流内銓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等同兼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内銓主之奏章舉及歷任有殿最考課院主之并吏員而省司局議者咸以為當從易簡之請也戊申詔罷鹽鐵度支户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屬吏並從

舊貫從殿中丞馬應昌之議也以鹽鐵使魏羽判三司

秋八月丙申朔通進銀臺司舊隸樞密院使凡内外奏

覆文字必關二司然後進御内則内官及樞密院吏掌

之外則尚書兩省掌之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否得緣

而為奸禁中莫知外司無糾舉之職樞密直學士向敏

中初自嶺南召還即上言通進銀臺司受遠方疏多不

報恐失事宜請別置局署命官專位校其簿籍以防壅

遏上嘉納之癸酉詔以宣徽北院聽事為通進銀臺司

命敏中及張詠同知二司公事凡内外章奏案牘謹視其出入而勾稽焉月一奏課事無大小不敢有所留滞矣發勑司舊隷中書尋令銀臺司兼領之九月以給事中封駁隷通進銀臺司應詔勑並令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行下詔審官院自今京朝官未歷州縣者不得任知州通判從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之請也五年夏四月丙戌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祕言伏覩聖朝編年謂之日紀惟紀報狀畧敘勑文至於聖政

嘉言皇猷美事羣臣之忠邪善惡庶務之沿革弛張汗簡無聞國經曷紀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紀録爲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編送史館以備修日歷上覽而嘉納之乃置起居院于禁中命起居舍人史館修撰梁周翰掌起居郎事祕省承直昭文館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丁酉掌起居郎事梁周翰言請自今崇德殿崇政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脩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令本院編纂各至月

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於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修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别無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也六月甲辰詔翰林學士樞密直學士今自敘立班位依舊在承郎之上詔三司總計使及諸道判官各給御前印紙自八月立書勞績歲終校其優劣以申黜陟以殿中丞丁顧言守本官復充堂後官堂吏自唐至漢周率自京有司以有文才能書札行正廉幹者

抽補分掌諸房公事年深即授檢校少卿監同正將軍
至國初趙普在中書奏令檢校諸曹郎中自邇以来屢
懲其貪而數惡其黨故參用士人有科第歷外官者至
是復秩以朝籍蓋矯昔之枉也八月癸巳詔改内班為
黄門以崇儀副使兼内班左都知竇神興充並宅使兼
黄門左都班知内管領諸司使始此
至道元年正月始命員外郎孫蠙為皇姪皇孫教授時
中書言舊制太子有侍讀後改為奉諸王講讀請以教

授為名從之八月癸巳初置左春坊謁者命左清道率府副率祥符王繼英兼領之然謁者本内侍之職而太子有通事舍人掌宣傳導引之事不名謁者又十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宜為蓋執政之失也二年夏四月甲申上謂宰相曰膏粱之族官勲固以崇貴子孫仕宦者多至四五人每覃慶中書皆授攝官未幾即補正員不數年遂通閨籍此甚弊政亟宜革之乙未詔自今止賜同舉士究出身依例赴集選閏七月并三司理

欠司見太宗聖政門三年夏四月乙未朔尊皇后為皇太后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制曰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然而纂圖伊始懼德弗明所宜拔茂異之才開諫諍之路撫綏寡鰥思復疲羸庶幾延宗社之鴻休召天地之和氣京朝官衣緋綠及二十年並與改服色聽未陞朝亦聽敘賜緋紫自此始六月罷度支鹽鐵戶部副使八月周瑩為宣徽北院使自後不復置此職先是宣徽位在樞密副上瑩表請居下從之

後祥符九年詔參政樞副宣徽並先後爲序至熙寧二年郭逵序位於參政樞副下九月丙子御史王齊上疏陳十四畧云官多則事煩吏多則民殘欲事不繁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天下所以未格清淨者由官吏多之故也又云官多俸薄不若俸厚而官少若盡去冗食復其全俸則二人之俸可以周一人之用衣食既足廉恥自興又曰銓選之門徒有其名莫著其實有殿者雖加厚罰有最者莫見明揚或驟遇其寛恩則不限

其功過靡逢慰荐則終困於徒勞又曰貢舉不嚴則權勢爭前而孤貧難進必欲均之莫若皇朝三品及見任之武升朝官子孫弟姪薦名於兩監而未升朝官子弟及白屋之士薦名於州郡然後升於禮部第其可否亦兩分之則權勢異途孤貧自進矣

真宗

咸平元年春正月癸酉始令諸王府記室翊善侍讀等官分兼南北宅始此當詳考時南北宅又有伴讀然無

定員七月戊午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為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邢昺為之初太宗命文仲為翰林侍讀寓讀禁中以備顧問然名秩未崇上奉承先志特建此職擇老儒舊徳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禄賜如之八月右司諫直史館孫何上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中分其行二十四司爍然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書令史丞其事四海

九州之大若綱在綱有吏部焉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焉謹紀律而誅强暴有禮部焉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焉營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二年六月令祕書省正字邵煥于祕閣讀書從其請也祕閣讀書自煥始十一月廢理檢院天聖七年二月復之以御史中丞王曙為之從夏竦之議也三年十一月令常參官轉對如故事詔曰間者深詔朝倫大開言路而箝結相尚啓沃無聞豈朕意之未孚耶庶官狃于因循

耶令順考舊規遞進請議凡朕躬過失時政有違教令之闕遺人情壅遏並可條上毋或緘嚴言近訐者亦可優容文不工者許其直致其未預次對官聽封奏以聞
四年三月壬午以太常博士孫近為監察御史從新制也知全州陳彭年上疏言五事其四曰行公舉云為邦之道莫切於求賢求賢之方莫先於公舉然隄防不峻則濫進之路興憲綱稍嚴則明揚之典廢期臻多士在振宏綱臣請依唐朝故事新授常參官朝謝日並進扶

狀舉官自代各隨所長且言其狀或以文學或以吏能或以强明或以清明務在摭實不許飾詞儻所諳知無避親黨既經御覽即付宰司俟至年冬具名條奏在外者委諸路轉運在内者委本司官吏常更審其事以驗所舉如薦揚既數採聽非虛即與量才各加進用其後或不操修行故黷彛章則舉主法依科刑以懲繆舉或政績如異課最有加則舉主隨事旌酬以褒進善賞罰既信清濁自清盖採羣議則人無以私有常規則衆皆

知勸清源正本其在於兹疏奏詔馮拯陳堯叟參詳之拯等上言切詳往制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刺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内于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缺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如讓表不到委閤門御史臺糾督以聞並從之壬子審官院初引對京官于崇政殿遷秩有差京朝官磨勘引對自此始九月知封駁司陳恕請鑄印詔令取門下省印用之遂改知封駁司兼門下封駁事

壬午以國子監校勘前知封駮司劉士玄為大理寺丞
南宫侍教南宫北宅有侍教自此始五年春吏部郎中
直集賢院田錫在掌銀臺每覽天下章奏有言民飢盜
起及詔勑下不便民者悉條奏其事上奏宰臣稱錫為
得諍臣之體夏四月癸酉命田錫以本官兼侍御史知
雜事仍遣中使諭旨曰卿每上章疏所司不敢滯留朕
皆一一親覽知雜任朝廷甚難其人故以命卿不妨徐
徐撰述或有所見即具奏聞十二月丁丑以宰相吕蒙

正李沆並兼門下侍郎舊制三司三公左右僕射平章事並兼兩省侍郎先是學士宋白梁周翰草二相加恩制書遺忘舊制既而上問白不能對各罰俸一月六年并三司為一使見用度門秋七月復并三司勾院為一直史院陳堯咨判之從其請也至祥符九年復分為三部張懷寶等為之

景德二年三月甲寅將作監丞王曽為著作郎直史館賜緋舊制試文當屬舍人學士院宰相寇準雅知曽名

試政事堂以起復諫議大夫知制誥晁迥起居舍人知制誥李宗諤在舍人院掌牒御史臺不平中丞呂文仲移文詰之宗諤引八事証不相統攝且言中書門下省正言以上皆天子侍從之官立朝敘班不與外司為比故在政衙則與宰相重行而立於通衢則與中丞分路而行常參則師傅入於兩省之前朝會則臺官次於兩省之後地望特峻職業有殊官局之門不相統攝卒如宗諤所言守職者韙之十二月以王欽若為資政殿大

學士班在文明殿學士下上怪問之左右以故事對欽若訴于上即日改為資政殿置大學士自此始三年二月丙子權三司使丁謂言唐宇文融置勸農判官今欲別置慮益煩擾而諸州長吏職當勸農乃請少卿監刺史閤門使已上知州者並兼管內勸農使餘及通判並兼勸農事諸路轉運副使並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勸農使入御自此始夏四月壬辰屯田員外郎謝濤使益州路及還舉所部官二十餘人宰相以為多濤乃歷陳其

治狀且顧連坐奉使舉吏連坐自濤始乙未復詔羣臣轉對其在外京朝官内殿崇班已上候得替先具民間利害實封於閤門上進方得朝見四年六月戊申上謂輔臣曰近詔諫官御史各令舉職言事昨右正言陳彭年請條具貢舉制復宏詞科采經術士侍御史賈翺使還奏宿州胥綾擾民此皆可采中書宜置籍記之自彭年翺為仍具箚覆可行及不可行者歲終以聞若有改轉即不待歲終録奏癸已覆置諸路提㸃刑獄司先是

上出筆記六事指其一謂王旦曰勤卹民隱遴選庶官朕無日不念也所慮四方行察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寃即受灾沴今軍民事務雖有轉運使且地遠無由得知先帝常遣朝臣為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先命中書密院擇官具名進内親選才能之人引對於長春殿遣之所至專案視刑禁審詳案牘常檢舉催督在繫久者壬申詔開封府推官判官各增置員以獄訟開法為生事戶口租賦為熟事分掌之仍加俸

給如事有枉抑未盡公理非吏人受財自今並以推官

為首八月己酉國子祭酒邢昺以羸老自陳曹州故鄉

願給假一歸視田里壬子即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

故遷班在翰林學士上及行又令近臣祖送設會于宜

春苑翰林侍講學士外使始此

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己卯詔龍圖閣待制班視知制誥

在其下於龍圖閣侍職户部郎中直昭文館戚綸工部

郎中直史館陳彭年並兼集賢修撰詔諸路轉運副使

提刑獄朝臣使臣許癃弟姪孫者從其請三年春正月丙子又詔幕州縣官三任六考方得論奏置龍圖閣學士以直學士杜鎬為之待制陳彭年為直學士戚綸為樞密直學士又詔龍圖閣學士上給俸如之四年五月戊申朔詔曰令宰相官至僕射者並于中書都堂赴上不帶平章事者亦于本省赴上令太常禮院崇文院檢討詳定儀注先是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王旦遷右僕射止於本廳受賀寵待輔臣遂命振舉舊儀祖

宗以來兩省御史臺須文學優長政治尤異者乃特除拜
汾陰肆赦始以叙遷上恐循習非便乃詔自今遵守舊
制不得以他官轉入五年七月乙酉詔尚書丞郎兩省
給諫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員外郎及兩省六品以下官
充本路運使副者承前例須申報雖職當統攝方委于
事權而官有等差宜明於品級自令知制誥觀察使已
上知州府處所申轉運司狀止置按檢令通判已下署
銜供申如轉運使官秩在上者不用此令其後張詠以

禮部尚書知昇州凡有祠部事皆申公狀詠因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狀似未合宜望自今尚書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曹局上署牒檢從之丙辰知制誥王曾判大理寺判寺舊用郎官上欲重其任故特命曾使殿諭之曰天下之命繫於獄令以屈卿曾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奏辟僚屬遂著為令五年秋九月戊子以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王欽若戶部尚書知樞密院陳堯叟並依前官加檢校太傅

同平章事充樞密院使簽署樞密院事馬知節為副使學士晁逈草制誤削去欽若堯叟大官詔各存之遂改制而行儒臣領樞密兼使相自欽若堯叟始冬十月乙未朔詔樞密使帶檢校官平章事不告引止於本所贊喝時王欽若陳堯叟上言請定常制先是魏仁浦以宰相兼樞密使告引曹彬以樞密使兼相不告引故止用彬例丁已以知制誥陳堯咨權通判吏部流内銓制選人皆用奏舉乃得京官而士本孤寒不為人知者堯咨

特為陳其功狀而升擢之庚寅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等上新定閤門儀制十卷四方館儀一卷詔奬之仍各賜金帛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為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學士兼職自彭年始六年九月癸卯朱選罰銅二十斤坐擅發驛馬與知廣州邵曄子令省親疾而馬死故也先是撰制誥兼羣牧使已守藩郡兼領如故於是始解使職自是不復有在外兼領者矣詔龍圖閣直學士結銜在本官之上杜鎬陳彭年之為是

職也職在官下至是陳堯咨建言故更之七年夏四月丙辰朔令有司依新定儀制重畫入閤圖有唐朝職官悉改之從上閤門使魏昭亮之請也是月中書言文武臣僚年終舉到幕職州縣官令欲定五人以上同罪保舉者替日令吏部流内銓磨勘引對從之兵部尚書寇準為樞密院事同平章事王旦為之也準未告謝命向敏中權發遣樞密院公事自是樞密院皆罷即命宰臣權發遣如敏中例八月甲寅朔置景靈宮使以中書侍

郎兼刑部郎中平章事王欽若都大提舉抄寫校勘館閣書籍翰林學士陳彭年副馬鑄印給之初榮王宫火燔崇文院祕閣所存無幾既别外院重寫書籍彭年請内降書大選官詳定然後抄寫命館閣官及擇吏部常選人校勘校畢令判館閣官詳定兩制内選官覆檢點又請募人以籍鬻於官者驗真本酬其直五百卷以上優其賜或藝能可採者别奏候旨前後獻書者十九人悉賜出身及補三班得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四卷彭年

參知政事一人兼領然彭年既入中書不復至館其總領之務但委崇超判館閣官亦不復關預云八年二月以楚王元佐為天策上將軍與元㑭劒履上殿詔書不名唐及後唐天策上將軍並開府時元佐久病特加奬褒不開府仍給衙在功臣上帝謂宰臣曰楚王加恩與元府必遣人來重于煩擾宜速止之府㑭自此始五月壬辰詔于右掖門外創崇文外院别置三館書庫時宮中嚴火禁甚峻上以羣臣更直宿寒沍之月飲食非便

乃命翰林學士陳彭年檢唐故事而修復之九年正月丙辰置會靈觀使以參知政事丁謂為之九月庚子以刑部郎中直史館高紳為史館修撰同判吏部流内銓實不掌修撰自是領修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乃令掌修撰遂以為例云及明年紳求外任故事修撰不帶出復授直昭文館知越州大理評事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直講馮元為太子中允直龍圖閣並賜金紫上作詩二章分賜之直龍圖閣自元始序位在本官首

天禧元年春二月丁丑詔別置諫官御史各六員增其月俸不兼他職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有急務聽非時入對及三年則絀其不勝任者戊寅内外官加恩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旦加太保彭王元儼加太保為鎮海天平節度使王欽若加右僕射定難節度使趙德明加太傅三公并除雙員自旦及元儼始州牧自元佐始三月乙酉著作郎劉煜為右正言時雖別詔置諫官煜首預其選上曰諫官御史之任實難其人當須識朝廷

大體達政刑要道言必該理乃為稱職爾夏六月丙子右正言魯宗道上言竊惟親民之官政事最切未見區別如有民何令審官例差一知州縱耄識以何道推降之銓司平配一縣令雖荍麥不分且無由擯斥之令與天下親民之官以十人論之贖貨害政未寘刑章者十有其三清濁混然乃與清為伍任上之知而不能科舉者又次焉貴游親屬望風護善不問而言者又次焉是則介然自守約己恕物不謟上不黷下孜孜於民政者十

不一二焉欲民之安其可得乎漢宣帝凡拜刺史守相必親見之考察其言觀其能令或未然凡除知州通判京朝官知縣候滿三五人令大臣具宴見之禮以遣之訊之以言而察其應對觀其辭氣考其臧否才能者獎之不肖者退之縣令則擇臺閣有風鑑閑望臣僚者遣之能否之間各如其狀恐於聖政稍得其宜禮儀院奏詳定太尉王旦赴上儀注國朝以來三公不兼宰相無赴上之禮上優寵大臣故特有是命然且終以疾不赴

馬九月上與宰相議省吏員向敏中曰太祖太宗朝閤門祗候不過三五員宣導贊謁而已今踰數百而除授未已祿廩至厚名望亦優其間不無濫被升擢者願賜減損上曰此蓋相承為例漸減省之二年春正月己亥尚書右丞燕宗正卿趙安仁為御史中丞尚書右丞燕中丞始此以崇儀使昭州團練使賈宗戶部員外郎薛奎井為制置發轉運副使郭盛為都監發運司置都監始此夏四月翰林學士李維罷為戶部侍郎集賢院學

士初維三兄皆年五十八而卒及是維亦得疾因力辭近職云維疾稍間命知闕州集賢院學士出藩自維始

十二月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張知白與宰相王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丙午罷爲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上賦詩餞之輔臣以雜學士出藩并翰林侍讀學士外使皆自知白始宋敏求春明退朝録云祖宗時宰相罷免惟趙令得使相餘多得大官歸班參樞亦然天禧中張文節始以侍讀學士知天雄軍王文康以資政學士知陝州自慶歴解罷率皆得焉

將作監丞蔡齊爲著作郎直集賢院故事

第一人及第到任一年即名試齊自兖州通判徙濰州
獻所為文乃得名試三年五月辛己監察御史劉平為
鹽鐵判官章頻為度支判官並賜緋魚於是御史復兼
省職十二月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檢校太尉曹利用
吏部尚書參知政事丁謂並為樞密使時輔臣以效恩
俱進官故事常為宰相而除樞密使始得僕射乃以謂
檢校太尉兼本官充使樞密使兼御史大夫自利用謂
始去之四年春正月乙丑以華州觀察使曹瑋為宣徽

北院使鎮國軍留後簽書樞密院事簽書燕藩鎮自此始也丙子改諸路提點刑獄為勸農使副使兼提點刑獄公事仍詔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卹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漏税凡農田一事已上悉領之仍各賜農田勅一部夏四月凡知制誥著位兩省則次給諫南省御史臺次丞郎外官則在觀察使上云五年春正月己酉學士劉筠見上久疾丁謂浸擅權歎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表外任乃授右

諫議大夫知廬州舊制學士罷職多為侍讀學士或龍圖閣學士筠但除諫議大夫謂沮之也十二月乙巳以內殿崇班皇甫繼明同勾管館秘閣公事咸平中初命劉崇超監三館秘閣圖籍其後因循與判館聯署掌事時論非之崇超素與王欽若善丁謂為相忌之別用繼明以分其權更號監圖籍曰勾當公事自是內臣遂與大學士同職時論愈非之

仁宗

乾興元年春正月刑部員外郎直史館陳從易為荊湖

南路轉運使從易好學強記為人激直少容喜别白是非多面折人王欽若最善之嘗謂人曰數日不見簡夫輒忽忽不懌及廢居南京丁謂用事人畏之無敢見者從易將欲過之遇汴水旱涸遂告謂曰從易願使湖外非為貧也以王公在宋就省之爾令汴水涸義不可從他道幸公許少留謂即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知我者留從易權糾察刑獄從易不敢當乃聽歸館須汴通乃行館中侍閤自從易始仁宗即位大赦天下京朝官服緋

綠及十五年並與改賜服色以十五年為限登極及用
東封西祀例自此始三月魯宗道判流内銓宗道患銓
格煩多釐改之又悉書科條揭于廡選人真宗時選人
試身言書判者第推恩上即位亦用前法壬戌詔曰國
家思皇政經詳覈吏治先朝碩乂之士或淹常選而以
四事程其能朕承統緒循用舊典瞯然羣彥来萃是塗
乃命從臣精加詳考或擢升京秩或序進經筵或錫優
資使居使地或假勲階以示恩寵其令翰林學士李咨

與吏部流內銓以成資闕爲差擬前懷安軍判官宋若谷等六十五人咸遷官改京秩者六人最下者猶注近地成資闕後率以爲常中書言舊制翰林醫官圖琴碁待詔轉官止光祿寺丞遇恩但加階勳而已天禧四年乃遷至中允賛善洗馬同正請自今轉官勿踰此制唯遇特恩即至國子博士不入少卿監從之吏部流內銓言天下州縣官期滿而未代者八百員辛丑詔免守選人擬以代之秋七月丙子樞密副使錢惟演舊位王

魯曾既入相亦正惟演使名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但以兵部尚書充使有司失之也十一月學士劉筠為御史中丞先是三院御史言事皆先白中丞筠舉舊儀榜三院門令臺屬各舉糾彈之職毋白丞雜知壬辰始命馮元同判國子監仍詔自今毋差補雁京朝官國子監舊制用近臣宿典領後以貴游子弟初仕者為之故改庚戌詔中書官言審官院向以員多缺少三年代者減一年三十月代者減十月請復舊制從之

天聖元年春以陳堯叟知制誥史館修撰故事知制誥皆先召試于中書堯佐預修真宗實録特免試丁巳詔舉諫官御史以名聞天禧初詔兩省置諫官御史臺置侍御史以下各六員不兼衆職月一員奏事其後員缺不補言者及之辛未詔吏部流内銓幕職官知大縣缺京朝官故也二年春戊申吏部銓引對選人九人前東録縣尉王得説歴官寡過書考最多而無保任者上察其孤貧特擢爲大理寺丞他日又引對選人有貫積

善者十四考無公私過特擢為京官夏集賢校理葛昴張仲尹黄鄰陳商范説等乞外任詔並與小處通判太宗朝凡帶館職出皆知州景德後王昱劉奭並以官卑止與通判至是用其例封禪五使輔臣為之向敏中以老不任賛導命王欽若敏中領儀仗使盖失其次第今有中丞換使名非故事也三年詔臣僚奏廕不得奏無服之親趙湘以孫為子御史李紘請條約之故降是詔直昭文院陳從易等校十代興亡論字非舛謬而妄加

塗竄以為日諫上因覽之故從易等及於責夏五月右
正言孔延魯常遷官顧不遷為其父求三品服上曰子
為父請可從也乙未以三品服賜孔最王欽若等曰延
魯所陳亦足以厚風俗丙戌詔京朝官磨勘並如景德
四年七月勑施行不許中外任及三年以上者雖未到
闕聽磨勘於是申明舊制更立四年之限景德中詔須
見任及三年以上者乃得引對易四年制乃稍益舊制
四年御史臺自薛奎後中丞缺不補侍御史韓億獨掌

臺務者踰年辛卯詔館閣校勘自今毋得增損時樞副張士遜請以其子友直為校理上謂館閣所以待天下賢才不可私授止令於館閣讀書降是詔五月以知制誥特詔翰林學士夏竦草詞十月壬辰詔郎中以上致仕者自與一下官時熊同文請老不願分司監當止乞祿二子仍著為令同文時為都官郎中五年二月以館閣校勘王琪簽書南京留守判官事校勘無出外者琪為晏書所辭特許之六月詔翰林學士依大中祥符五

年故事常一員在院如假故次學士直天聖元年常詔直日出宿以故事雙日鎖院隻日降麻故也至是中書言恐宣召不至故有是詔八年學士承旨楊億以龍圖閣學士劉筠知三入翰林意望兩府及為承旨頗不懌常稱疾不出或戲之曰服清涼散必愈兩府用青涼傘也與楊億齊名號楊劉六年九月已亥詔近制京朝官三任知縣入通判三年入知州自今任内常有五人同罪奏舉者減一任七年詔文臣換右職者聽任子弟為文資

三月壬辰朔詔龍圖閣待制以上自今非任劇要毋得奏異姓親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魯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涵恩澤處耶吾子誠約己任京官然終不使恩國恩六月置轉運判官與轉運使分部巡按慶歷三年復置九月丙寅詔閤門自今入内都知押班如昭宣使以上即與客省使等為一班皇城使副以下並在皇城使之前作别亦行太祖都知押班率供奉官為之内中祗應褁頭巾衣褐衫而已宰相吕夷

簡不考故事輒升其班次議者非之八年集賢校理彭乘以親在蜀求便官詔乘知普州蜀人得鄉郡始此普州鮮知學者乘為興學名其子弟為生員教育之俗遂變九年甲戌權度支判官右正言陳執中罷度支判官諫院供職國朝承五代之獘官失其守故官職差遣離而為三今之官職用以定俸入爾而不親職事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别降勑許赴諫院共職者乃曰諫官明道元年四月詔近臣非受詔毋得舉官乞試館職其

已試而推恩者毋得再求試辛卯以門下省為諫院徙舊省於右掖門之西先朝雖除諫官而實未置院及陳執中為諫官屢請之置諫院自此始二年舊制集賢院學士在京始給俸於是李若谷以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而自請之壬辰詔在外者亦給遂著為令秋八月丁己置端明殿學士班翰林資政學士之下以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宋綬為之太平興國五年初改端明殿學士為文明殿學士樞密副使之下自程羽李昉

后不復除授承明既更命新殿曰端明於是復置學士與文明之職並見而班益降也然訖無拜文明殿學士者綬固辭端明不聽請解龍圖許之己未張士遜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楊崇勳改判陳州初士遜與崇勳俱入告謝士遜乃位崇勳下上問其故士遜對曰臣官僕射而崇勳為使相上因以使相授士遜時士遜已罷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盛度草制當言新除左僕射而誤用士遜舊銜有司奉行制書不復追改論

者非之一舊制學士以先後序班時狄棐先諷為龍圖閣直學士而諷盛氣淩棐宰相李迪祐諷特詔諷班棐上論者非之置提刑見論治門

景祐元年正月中書言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使並如舊制給御前印紙以書殿最從之一李倣議入閤儀見聖政門

癸丑詔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舉三丞以上常歷知縣人候二年除史又二年除三司開封府判官從中丞韓億之請也然唐制亦有侍御史裏行令

獨遣之辛卯御崇政殿西廡名輔臣觀講書罷軍頭事自是為例祕書丞張宗誼孫沔並為監察御史裏行監察御史裏行自此始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高若訥為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殿中侍御史裏行始此乙酉詔閤門祇候自今須尚書員外郎諸司使以上及本路轉運使或提點刑獄二員共七人舉之方許引對丁卯詔中書提點五房公事及堂後官自今以八員為定制仍參擇選人為之己卯宣慶使忠州防禦使入內

都知藍繼宗為景福殿使景福殿置使自大中祥符五年至今授才三人劉承珪韓守英及繼宗也二年正月殿中侍御史裏行髙若訥言丙戌赦書選人滿十二考並磨勘引見令猥進者多請以歴任免贓私及非昏耄者乃聽改官仍具與監當一任詔須常有人奏舉者方得施行從之壬辰詔選人十二考無舉主者特許參選癸丑置邇英延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於屏邇英在迎門之東北向延義在崇政殿之西北向是日御延英閣

名輔臣觀盛度進讀書賈昌朝講春秋旣而賜宴崇
政殿六月丁己詔幕職州縣官初任未成考者毋得舉
奏先是御史知雜事郭勸言睦州團練使柳三變釋褐
到官才踰月未有善狀而知州呂蔚遽荐之盖私之也
故降是詔三年正月賈昌朝言臣宰相得侍經禁中陛
下每以清閑之燕向學稽古徽言善道取髙前聖在雙
日杳隔嚴宸時政記史館日歴入起居注莫得纂述臣
自景祐元年春迄二年冬凡書筵侍臣出處升絀封章

奏對燕會賜與皆用存記列為二卷乞送史館詔以邇英延義二閣記注為名命童得象等接續修纂冬十二月戊申詔宣敕劄子非經通進銀臺司毋得直下諸處初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領銀臺司具言宣敕劄子皆不經本司封駁之職遂廢不舉請用內制申明之戊戌詔曰致仕官舊皆給半俸而仕未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令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閤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官長吏歲時以朕意慰勞之

四年三月甲戌朔以崇政殿説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賈昌朝祠部員外郎崇文殿檢討王宗道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趙言主客司員外郎國子監直講王安國兼天章閣侍讀預典殿起居北直龍圖所班直館本官之上天章閣置侍讀始此己卯各賜勅書奬諭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王洙亦賜馬帶職京官降勅書始此戊戌翰林學士丁度上所撰國朝時令一卷詔以五月朔入閣因讀時令尋復閤禮官朔日夏至入閣可否皆言五

月朔朝會合唐舊制雖是大祠比冬至圜丘禮或受賀在質明後無嫌然據易象月令及蔡邕有閉關静事不賀之説鄭康成據樂章春秋説夏至有前殿從人能作樂後漢常行其儀今入閤讀令既屬加禮在朔與假本無所碍惟夏至則經義有妨或自聖裁酌用漢法詔以七月朔入閤讀令尋又罷王曾罷政命知青州既入謝求改鄆州乃下學士院貼發加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蓋僕射典州當云判不當云知翰林學士丁度失之也

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王隨戶部侍郎知鄭州陳堯叟
並為平章事隨加門下侍郎堯佐守本官呂夷簡常密
薦二人可用故也自薛居正後初相無兼門下侍郎者
至是始誤草制用不復改
寶元二年八月癸丑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詢知許
州詢以足疾請外補也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
中張知白罷參知政事領本職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
而出者自詢始冬十二月帝常問參知政事宋庠以唐

入閤儀戊辰庠上奏曰夫入閤乃唐隻日于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内又有大明宫在大内之東北世謂之東内自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宫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内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閤亦曰内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上御紫宸殿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也以本朝

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令或求入閣本意施於儀典即須先立仗於文德殿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令之諸殿比于唐制南北不相對值為殊耳故後來議論因此未明又案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閣而叔世雜亂五朝草創大略之

制更從簡易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復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相傳入閤圖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如閤門有儀制敕雜坐圖之類何足為希闊之事哉況唐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閤之儀又以文德殿為上閤差舛尤甚蓋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亦有論奏頗為精洽或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其兩制使稍加商推以正舊制然議者謂殿閤不同

舊制難復行之

慶歷元年夏左正言孫沔奏太宗初置京朝官考課即今審官院是也凡中外官任咸給印紙歷子或功績可紀清白有守過犯度數舉主姓名盡得書之無所遺俾至闕下赴院磨第其等而升黜之此國家激勵賢才驅策駑蹇之至術也自從因循咸以磨勘為轉官之階梯也不復有尚功之志節但官三週例遷一級雖數有失亦不退復故士大夫以無過犯為能是使庸愚不肖之

人晏然自得不十年間坐致員外郎是以居常則青紫相隨應用則玉石難辨苟不更張弊轍必恐寖廢政綱臣欲乞今後應京官升朝官並依舊許三周年一次磨勘如明有治績者即與轉官有公私罪者等降黜無功過者且守資如此足以旌别賢愚永著甲令廉勤公幹之士聞之必激節顧行者衆矣乞更差近上臣僚别定格式亦一時之懿範也又言欲乞今後帶職員外正郎止許廕序一名子弟少卿給諫與二人丞郎三人尚

書四人僕射已上共五人致仕及物故更各與一人武職等此類官品曁皇親母后之族及兩府大臣亦乞約束人數伏乞特差近上臣僚定其久制以為萬世之法紀先是劉德從之妻遂國夫人者呂蒙正之女也常出入內庭或云得幸于上後獲譴奪封罷朝謁久之出入如故諫官張方平再以疏論列皆留中既而有詔復封遂國富弼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唯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蓋自弼始也二年戊午詔僕

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判樞密院户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樞密使樞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盡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追用弼議特降制命夷簡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同平章事為使如故三年虞部員外郎杜杞權發遣度支判官事太常博士燕度權發遣户部判官事仍理本資序毋得差出候三年有勞令

三司保明當議升陟之權發遣三司判官始此戊戌詔諫官日赴内朝先是知制誥田况上言有唐兩朝自諫議大夫以上至拾遺補闕共二十二人每遇宰相奏事諫官隨而入有所闕失即時規正其實皆中書門下之屬官也今諫議大夫無復職業自司諫正言知諫院皆遺補之任而朝廷責其言如大夫之職而地勢不親位序不正朝廷間與衆同進退非所以表顯而異其分也臣前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未聞比及論列或至後

時今若令諫官得奉内請則何以日聞朝廷之事矣詔送兩省詳之學士承旨丁度參詳乞今後比直龍圖閣及修起居注内令日赴内朝從之先是諫官歐陽修言臣伏見御史臺闕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所舉多非其才不能稱職臣謂今兩制之中奸邪有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勢須舉人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伏見朝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考未及今乞不限資考惟擇材堪者為之況臺

中自有裏行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者連坐舉主重為約束以防偽濫庶幾稱職可振紀綱令欲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以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資淺者為裏行資深者入三院景祐初置殿中侍御史裏行監察御史裏行凡四人以三丞以上常歷知縣人充既而久闕不除於是詔以兩人為額兩人為額慶歷三年王拱辰舉李京包拯或因修此疏癸未詔自今見任前任兩省及夫兩省已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館職并讀之類

進士三人以上一任回無過犯者進許著述名試取優等者充遇館職闕會取有兩府二人兩省三人同罪舉充者仍舉著述看詳試補丁亥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益本於世冑而令之痽法推恩太廣以致疏宗蒙澤稚齒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偕仕進非所以審政重民也其著為令使夫蒙嗣先禄以篤為後之體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設考課之格立保任之條古不云乎爵禄者天下之砥石人

君所以勵世而磨鈍洛爾庶位體兹意焉范仲淹所陳十二事其一云須子孫年過十五若弟姪須年過二十必五服親乃得許已常廕而物故者無子孫禄仕聽再廕自是任子之恩殺矣然猶未艾也壬辰詔限職田任有定制士有定限吏以職田抵罪比前日稍稀闊焉此仲淹十事五均公田之議十二月翰林學士提點在京諸司庫務宋祁請増置勾當公事朝臣一員從之提舉司勾當公事自祁始也祁初薦太常博士王疇時有官者同提舉疇乃

辭于中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也然以朝士大夫而爲閣官所指使則疇實恥之乃更用太常博士張中庸爲勾當公事疇博文字中庸蜀人也集賢校理知諫院歐陽修爲右正言知制誥初中書名試而修辭不赴特除之四年詔三司丞郎給諫已上御史中丞正卿監歲得舉正郎以下朝官不得過三人起居舍人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歲得舉員外郎以下朝官不得過三人左右司郎中司諫正言三院御史并館職知諫院天

章閣待講三司判官并員外以上及正郎見任知州有出身無贓罪者並歲得舉太常博士以下朝官不得過二人安撫制置發遣轉運判官得舉本部内員外郎以下朝官並限人數仍於狀内開說其人堪充何任使同罪以聞八月命參政賈昌朝領天下農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仲淹建議周制三公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于羣有司

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擬差除循資及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任下不專六卿佐王之職非法治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益審官流内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仍行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創置新規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輕重有利害者並從宰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不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為不可久之乃降是命卒不果行五年春

乙亥復置言事御史以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為之摯新繁人唐制御史官專言職政天禧初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久不除至是以諫官員不足復除之令御史中丞廳之南有諫官御史廳盖御史得兼衆職也二月辛卯詔曰此京朝官因人保任始得序遷朕念廉士或不能自進其罷之時監察御史劉言瑜言近年考課之法清望官五人保任方磨勘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士廉恥也故降是詔磨勘保任之法實仲淹所建

仲淹既絀元瑜希得象旨亟奏罷之兵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趙及權判吏部流内銓初銓吏匪員缺與選人為市及奏闕至即榜之吏部榜缺自及始右正言錢明逸言閤門儀制每日上殿不得過三班乞今後諫官有本職事求對雖已有三班外聽上殿敷奏從之戊辰以樞密使王貽永兼羣牧制置使自王德用出鎮滁州密院不復兼領羣牧置制使及賈乃復之余靖奏任子不拘年甲以廣常延之典從之八月起居舍人知秦州田況

遭父喪辛酉詔起復況固辭又遣內侍持手詔諄諭況
不得已乞歸葬事楊翟託邊事求見泣請終喪上惻然
許之帥臣得終喪自況始庚辰罷宰相兼樞密使時呂
朝執中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唐別任樞臣專主兵務
五代始令輔臣亦帶使名至國初尚沿舊制乾德已後
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對持大柄實選材士用講武經向
以關隘未寧兵議須一復玆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
庭防邊有序當還使印庶叶邦規臣等願罷兼樞密使

即降詔許之又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量議施行十一月樞密院請自今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路分兵馬鈐轄以上並與宰相同議從其請六年夏四月壬子權御史中丞張方平言天聖景祐中與慶歷官吏多寡方領吏部流内銓約在銓選人至以萬計五六年間僅成一任又所養非所用仍舊不革恐數年間官濫不勝其獘其中樞密院自用兵以來權宜所置官請先裁罷從之方平又言范仲淹所請裁損奬法其臣僚恩

例乞且依制為便若朝廷議論惟是之從不可以人廢言也仲淹時在外七年春壬子羣牧制置使王貽永言羣牧司先因詳定所減罷副使二員都監二員判官一員比來頗致闕事請自今以副使各一員都監判官各二員為定制從之三月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官大名府夏竦依前官充樞密使故事文臣自使相除樞密必納節還舊官獨竦不然景祐八年王曾自天平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乙未夏竦除平章制下諫官言竦與首相陳執中論議

不合不可使共事丁酉貼麻改命己亥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曾公亮三品服故事待制入謝未始賜服至是上御邇英面賜之仍宣諭曰即講席賜卿蓋所以尊寵儒臣也公亮起居法當遷制誥以其避昌朝嫌故待制天章戊午改文明殿學士為紫宸殿學士文明殿禁中已久無學士自程羽李昉後亦不除授而文明出真宗謚故改之用參政宋庠議也初置天章閣直學士位在龍圖直學士之下八年夏翰林侍讀學士戶部郎中知永興軍葉清臣為翰林學士權三司

使咸平末并三部為使官輕者則為權使公事今再領
三司當為使而又為權使中書誤也自是遂分權使公
事為兩等初改文明殿學士為紫宸殿學士丁度罷政
首以命之御史何郯言紫宸不可為官稱五月乙巳詔
改舊延英殿為觀文殿仍改紫宸學士為觀文殿學士
班次如舊制癸亥賜王貽永李用和笏金帶故事非二府
大臣不賜惟張耆在樞密院兼侍中嘗賜之
皇祐元年春賈昌朝為觀文殿大學士判都省朝會

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觀文殿置大學士自此始仍詔自今非常為宰相毋得除丁亥監察御史陳旭言三館職事文儒之官選近時無復故典用人益輕遂為貴遊進取之津要慶歷中常有詔旨云今後應見任前任兩省及夫兩省以上官並不得陳乞子弟親戚入館閣職事然撓干橫恩復寢不用美官清秩有國者所以厲世磨鈍之具今委以私權貴之家天下寒俊何所勉進朝廷賢才何所教育望申明前勑嚴為科禁澄汰濫進必

清其選使在位者皆得文行充實之人然後舉用故事特因燕閒延備訪問則於治體不為無益詔臣僚援例奏乙子孫得試者如試中只與轉官或出身更不除館閣文正裁任子亦詳李若谷卒贈太子太傅後毋得為例以子淑在近侍已丑翰林侍讀學士吏部郎中梁適為同羣牧使羣牧使舊止二員彭乘為之適蓋員外置壬申觀文殿大學士右僕射判都省賈昌朝復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初除兼侍中昌朝固辭之使相

舊無中謝之賜自昌朝始二年六月庚午詔舉官為縣令初提點京西刑獄張易官臨滿將代併舉縣令十六人上因謂輔臣曰縣令與民最近故朕設保舉之法令易所舉猥多必以請託故也遂令裁定其數河北等路運使副歲舉十二人提刑六人河東等路運使副十人提刑五人兩浙使副四人提刑四人夔路使副四人提舉三人洛發運制置使副六人府界提刑三人開封府諸州監軍各一人仍止舉所部官九月辛卯詔明堂禮

畢並以襲衣金帶器備鞍馬賜夏竦王徳用程琳李昭亮將相在外遇大禮有賜自此始八月御史知雜何郯知漢州將行上疏有云臣欲乞令後文武臣僚官序合每歲遇乾元節得奏薦親屬之人除子孫依舊外朞親候再遇郊許奏一人如此等級裁減一年内可省入官數十人積年而計所省漸多則仕路之冗不澄汰而自清耳朝廷向来已曽更改資廕條制然而親子孫亦以限年釐革是致人心嗟怨遂即復故臣今所請以薦奏

疎數為等降皆緣人情人情于近親則恩厚于疎屬則恩薄今既許近臣依舊制其疎屬止以年月為限不盡隔絶酌于衆心計亦無怨惟聖明斷而行之則官濫之源庶可以塞其邊臣及路分各得恩例乞即仍舊如許行乞候遇今秋大享後為始四年九月釐革舊制其後遂罷聖節奏補或自此始

冬十月甲子宗室八十七人並遷官舊制金吾衛大將軍在左右衛大將軍之上今有自金吾遷左右衛者盖中書失之也十一月詔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之職位

三年二月權判戸部勾院葉清臣言請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吏能否與太學選置博士許公卿大臣子弟補學生童縣令諸科舉人取明大義責以義問省流外官無得入仕聽武臣終三年之喪罷度僧廢讀經一業訓兵練將謹出令簡條約凡九事三月壬申詔開封府曹官赤縣丞自令並除新改京官人任滿與免遠官初令銓司選差人一年無過例改京官歲久改京官者衆皆革之景祐三年三月令銓司差選人充曹官夏四月御史中丞王舉

正言河北朝廷根本而雄州又河北咽喉先朝用人如何承矩守邊累年官止邊郡刺史李允則幾二十年亦不過引進使令所用未盡得人而尅日待遷使後有功者何勤且言在許州應天府六年更轉運使十六人轉運使所使察官吏能否與民疾苦而數易如此其能究宣朝廷德澤乎八月戊子詔判吏部南曹羣牧判官令自以朝臣歷一任知州館職一任通判為之即不得干託保薦及陳乞丁丑詔邇英閣講讀官當講讀者立

侍敷對餘皆賜坐侍于閤下天聖以前講皆坐侍自景祐以来皆立侍至是帝屢面諭以經史入講須詳悉詢究卿等無乃煩倦否楊安國等進曰不敢至是有詔遂為永制翌日講讀官並奏謝教坊官王世昌陳年勞乞監永濟倉門上曰世昌無行檢遂罷此職且倉門乃國家儲糧出納之所豈可令此輩主之宜與在京一員令樞密使戶部侍郎龎籍以本官為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國史籍初入相且獨員遽為昭文殿大學士監修

國史殊拜非故事也四年五月詔國子直講自今選通經有行實年四十以上者爲之時御史梁舊言近日薦楊忱爲學官忱年少輕肆不可用故有是詔忱楷子也九月甲辰詔令後文武臣僚每遇乾元節合奏得親屬者除朞服依舊外大功親候遇郊許奏一名小功以下再遇郊許奏一名其每遇郊合得奏親屬者除子孫依舊外其餘朞親候再遇郊許奏一名大功已下三遇郊許奏一名從御史中丞王舉正與兩制臺諫等所定奪

也二年二月詔太常寺置丞一員以近上知院官兼之專檢視樂器即命同知禮院馮誥兼本寺丞太常有丞自此始也御史吴秘言樂器無主職之官而大理有員是為重刑法輕禮樂詔從秘言九月壬辰入内府都知延福宫使武信軍留後王守忠為入内侍省都知諫官韓絳言宦官兼判二省國朝未有報御史俞希孟乞令更不除前後省都知不可一傳乞罷内省都知由神道碑其實守忠為兩省都知如故罷三司提舉司勾當公事官從宰相陳執中所奏也

康定元年

十二月置

至和元年癸巳延福宫使武信軍留後入内侍省都知王守忠罷延福宫為武信留後後毋得援例故事宦官本有真為留後者守忠有東宫舊恩數求之上亦欲與之先是髙若訥為樞密使持不可故止及是守忠疾復求為節度使宰相梁適曰宦官無除真刺史者况於真節度使乎上曰朕嘗許守忠矣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内官為節度使臣雖死有餘責御史中丞孫

抃聞之亦奏疏力諫乃罷節度不除猶得眞為留後冀
日守忠卒呂公弼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上每念
夷簡聞公弼有才書其名於殿柱公弼奏事上目送之
語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既名程戡入輔因使公弼代
戡公弼固辭乃復授龍圖閣直學士同羣牧使權增一
員後不為例八月戊午知制誥賈黯乞修起居注官入
侍閣中事有可書隨即記録從之賜坐於御坐而南詔
自今將相遷拜見辭之禮令閤門以故事舉行初知制

誥韓絳言比年以來多失故事故降是詔秋癸亥起居舍人知制誥吕溱工部郎中知制誥兼侍講史館修撰王洙並為翰林學士故事翰林學士六員時楊察趙槩楊偉胡宿歐陽修並為學士於是察加承旨溱及洙復同除學士洙蓋第七員也壬申侍御史范師道言乞知諫官院及御史知雜如當擢用不許資任深淺並且令任三司副使侯楊歷三部方改授待制詔自今諫官及知雜御史除改旋取進旨二年十一月乙丑宣徽南院

使吳育言臣前判尚書都省見其官司局燦然具存且如有大議論當下衆官推定以質所長廢不舉令推定諡時一會都堂是行其小廢其大論者深惜之欲隨宜講舊以漸復之則高拱無為之治可以馴致事下兩制詳定而言者謂尚書省職局令並入三司及諸司分領事難遽更乃罷之

嘉祐元年夏初龍圖閣直學士李柬之請定選舉補廕之法下兩制議孫抃等言令二府使相宣徽節度使三

年䕃二人已減舊恩之半餘文武官請一歲及三歲當任子者皆倍之内臣毋得過入嬪御皇族約此為法罷南省特奏名百官司入流如吏部格弗聽減年或換武遂勑中書樞密院裁定于是詔見在二府使相宣徽節度使御史知雜悉罷大功親再遇郊䕃小功親郎中帶職員外郎初遇郊聽䕃子孫若再遇郊䕃期親四郊䕃大功已下親初該䕃而遇郊䕃大功以下親初該䕃二年六十無子聽朞親皇族大功以上妻再遇郊亦聽朞

親科場取士以皇祐四年進士限四百人諸科毋得過其數罷南省特奏名百司入流必如吏部格毋得敘勞減年及換武餘並依屢降條約自是減入流每歲毋慮三百員癸卯武康節度使知相州韓琦為工部尚書三司使唐制節度使納節不降麻本朝丁謂自節度使為參政止舍人院命詞今除琦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二年夏四月己巳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以中丞張昇言本臺闕言

事御史乞除中復故也十二月癸丑詔大臣所舉館職自今令中書籍記姓名候在官員數稍少即選文行為衆所推者與試其考校無得假借等第知諫院陳旭有請故也皇祐元年六月二十六日亦如魯布言三年春三月辛未翰林歐陽修言侍讀最為親近祖宗時不過一兩人今與經筵者十四人侍讀十人外議皆云經筵無坐處矣臣既忝在翰林又充史館修撰太常禮儀袐閣袐書省尚書禮部刊修唐書兼職已多而經筵固不缺人忽蒙除授蓋

近年學士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為成例不惜推恩外議則云學士俸薄特與添請遴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冗員詒不許又言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自祖宗以來尤所精擇茍非清德美行藹然衆譽高文博士獨出一時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縉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益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吝除拜猶四十餘員臣謂愛惜名器不妄授

人朝廷已知之為國計者亦宜及今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數欲乞詳定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數闕則精擇賢士以充其選茍無其人尚可虛位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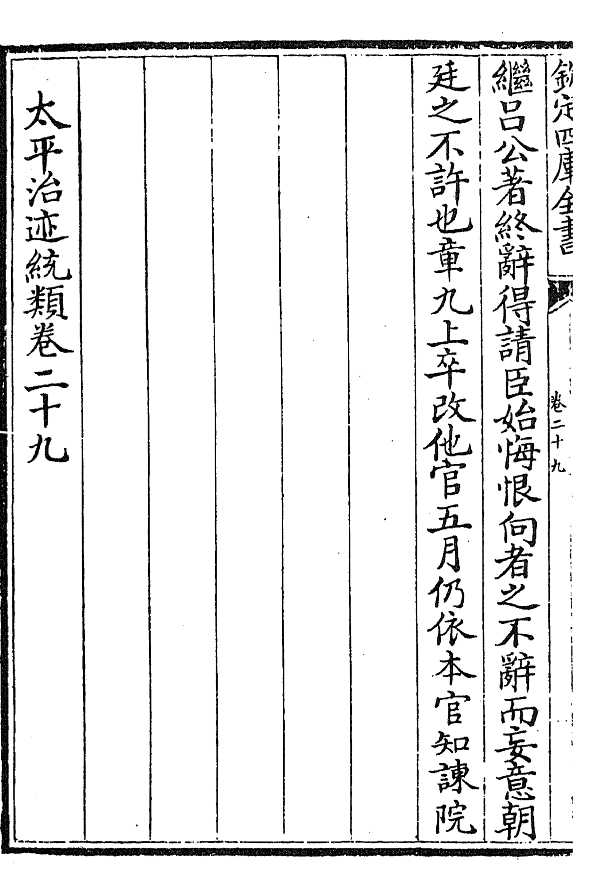
修疏附從違當考

夏四月癸亥右正言吳及言太宗朝常給三司判官御前印紙歷子令書課績功業今其制雖存而無考校之法請以自今歲終按功過多寡而升黜之詔

以及言録示三司使張方平四年夏四月丙子吏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何郯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時封駮職久廢郯上言本朝設此司實代給事中之職乞準王曽王嗣宗故事凡有詔勑並由銀臺司從之五月樞密使田況十上章求去位丙辰罷為尚書右丞提舉景靈宫故事樞密使出入皆降麻自皇祐五年髙若訥罷始舍人院降制令復失之六月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評事舍人院趙彦若國子博士傅卞於潛令孫洙並

薦館閣編校書籍官館閣編校書籍自此始三館祕閣
凡八員詔及二年者選人京官除館閣編校勘朝官除
校理秋丙申太子中允王陶為監察御史裏行初詔中
丞韓絳舉御史而限以資任屢舉不應格于是絳請舉裏
行以陶為之詔可陶辭不受詔強之乃就職十一月乙
未天章閣待制錢彖先盧士宗右司諫吳及定奪該恩
敘雪人自後每降赦即命官定奪事蓋始此五年詔
歸明人二十五以上許注官徐濟自陳八歲歸明四十

八不得注官因著此條秋宣徽南院使判延州程戡御
史呂誨言本朝故事宣徽使非勲戚未嘗除拜乞追寢
知雜院御史范師道相繼論列訖不從六年十一月辛
未於潛令編校秘閣書籍孫洙為館閣校勘從新制也
編校二年得補從校自洙始七年夏壬申改命起居舍
人知制誥兼侍講司馬光為天章閣待制先是光與呂
公著並名試中書光已試而著終辭不除知制誥光乃
自言拙于文詞本當辭名初疑朝廷不許故黽勉從命



繼呂公著終辭得請臣始悔恨向者之不辭而妄意朝廷之不許也章九上卒改他官五月仍依本官知諫院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九